

困學紀聞注

15
495
9



困學紀聞注卷十三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考史

翟公異

閩按公異名汝文丹陽人高宗時官參知政事

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

注見

何云注疑作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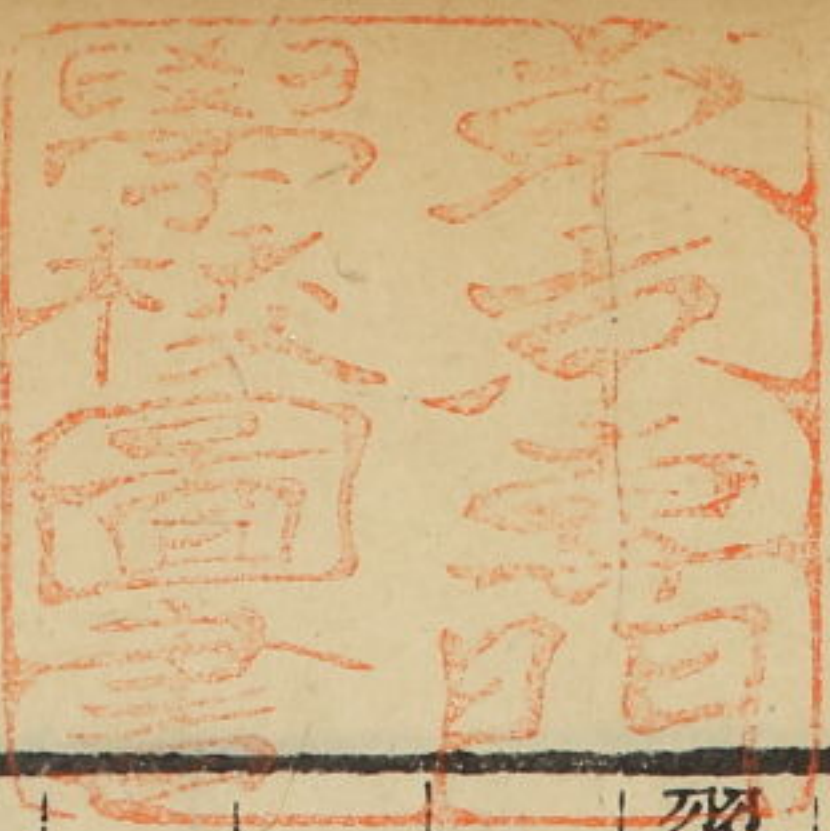
其自敘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

乃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

註作東漢通史五十卷

原注其書未見全云事多注見者謂事多藉注而見也故下云總合傳注蓋

所以補其傳之不備也何疑作互似非○元圻案同年王穀隆曰翟書雖不傳然其旨合注而刪繁非據注以補闕也京口書舊傳卷四翟汝文傳以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復見乃合傳注擬精要云云此條注見疑復見之誤宋書范蔚宗傳蔚宗與甥姪書以自序曰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吾維傳論皆有精意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九忠惠集十卷宋翟汝文撰忠惠者門人所私謚也宋史藝文志作三十卷明以



495
9

波
4
9

來久不復傳今從永樂大典撥拾排比編爲十卷

致堂

讀史管見三

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爲太

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

宮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

何本非字下有也字○何云致堂往往爲此等無稽

之言○元圻案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援卒于師梁松實固等譖之家益失勢后兄嚴白太夫人求進女掖廷由是選后入宮馬伏波屢出將兵其任重矣其征交阯歸賜兵車乘朝見位次九卿班未崇耳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致堂蓋因此而誤

呂成公

說史

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

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

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

方樸山云語以

過於還書誠子者何尤又云書中言愛之重之未嘗言其過但不願其子效之耳全云裴松之注王昶傳中已言之○元圻案後漢書馬援傳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阯還書誠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知長妄是非正法此吾所

大惡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益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交喪致客數郡

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三國志魏王昶傳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遂書戒之曰頴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宏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

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託古人以見意當

時無所喪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義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

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誇法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計松之以爲援稱龍伯高之善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

徹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伐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鄙懷

深所不取朱子曰馬援之言自可爲法削去此段後生又如何聞而以爲戒乎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東手之路

原注公孫述傳帝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二句見文選注全云丹青二字見王莽傳○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東觀漢記二十四卷隋志稱長水校尉劉珍等撰此書創始在明帝時不可題劉珍居首其稱東觀者范史賈章懷傳云永初中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蓋

東漢初著述在蘭臺至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修史者皆在焉故以名書
此書僅有本朝姚之駟蒐集八卷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所載重為
補輯分二十四卷此詔載光武紀中案曰此詔見文選李善注范書不載未
知何時所下今案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之漢書九十九王莽傳下明
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師古注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也丹青之信言明著也

明帝為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
之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
性而取諸黃老謂之學通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
明立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黃老

何云虛誇大論○元圻案光武帝紀
帝每日視朝日仄酒罷數引公卿將講論經理夜分迺寐皇太子承間諫
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頌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
樂此不為疲也明帝紀帝諱莊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帝之建武十九年立
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恒榮學通尚書今本東觀漢記帝紀一帝常自細書
一札十行報郡縣旦聽朝至日晏夜講經誦坐則功臣特進在側論時政
畢道古行事次說在家所識鄉里能吏次第類又道忠臣孝子義節士坐
者莫不激揚悽愴欣然和悅羣臣爭論上前嘗連日皇太子嘗乘間言陛下
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大安少省思慮養精神帝答曰我

自樂此

謝承父嬰 閩按三國志吳主權謝夫人山陰人父嬰漢尚書郎徐令弟承
字偉平武陵太守則嬰當作嬰何云今三國志謝夫人傳作

嬰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
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復道取

急因得開覽 原注謝承後漢書見文選注○漢尚書作詔文
案陸士衡答賈長淵詩注引之

尚書郎乃今中書
原注見周禮注○案春官御史掌贊書注王有
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為書若今尚書作詔文

舍人 原注見通典 閩按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唐志有宋志及文獻
通考俱不傳錢氏曰有見方少師於史館攜去者問之其後人不可
得陽曲傅山先生問之笑曰某家即有之永樂間揚州刊本初邵陽曹全碑
出曾以謝書考證多所神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惜哉 何云閣謂閣之
傅山謝承後漢書永樂間揚州曾有刊本毛斧季以為必不然 全云傅青
主徵君非妄語者然即有刊本亦必偽書 集證隋志正史類後漢書一百
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 續漢百官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一
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通典職官門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自永淳以
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工之極任朝
廷盛選諸官莫比焉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 大略 黃瓊

謂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郵 元圻案後漢書

鍾離意傳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為尚書僕射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日天時小早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又黃瓊傳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順帝三年大旱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注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細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日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諍請以身塞無狀也又郎觀傳觀條便宜七事曰魯僖遭旱修政自飭注引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元服避舍釋更徭之通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政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日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諍請以身塞無狀也又郎觀傳觀條便宜七事曰魯僖遭旱修政自飭注引齊南郊雨大澍也俱引考異郵而文不同成湯六事意懷於鍾離意周舉傳注俱引帝王世紀故厚齋以出荀子正其失

鄧暉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赦之

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元圻案後漢書鄧暉傳暉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

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王莽時暉仰占元象謂漢必再受命西至長安迺上書王莽曰神器有命不可虛獲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呂天還之呂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即收繫詔獄猶以暉據經讖難即害之會赦得出

魯不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元圻案魯恭傳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弟丕字叔

陵性沈深好學兼通五經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袁宏後漢紀安帝永初三年魯恭年八十餘終于家弟丕以篤學質直稱仕至侍中三老章帝初對策曰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為陽臣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京師為陽諸夏為陰男為陽女為陰樂和為陽憂苦為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長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民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為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

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故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况使為禮義乎通鑑亦不載此策四庫全書總目編年類後漢紀三十卷晉表宏撰宏字彥伯陽夏人太元初官至東陽太守事迹具晉書文苑傳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何云善論全云文之卑亦不特以立傳故○元圻案東坡與王庠書曰西漢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况其下者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省分矣

元圻案後漢書陳忠傳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出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三國志魏蔣濟傳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書論之通典職官三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寺晉志曰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眾事或謂之門下省後魏尤重唐六典一初秦變周法天下之事皆決丞相置尚書於禁中省後魏尤重唐六典一初秦變周法天下之事皆決丞相置尚書於禁中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尚書令為端揆之長明王氏鑿震澤長語上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公卿稍以失職矣魏武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有令有監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中書侍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書主出命門下主封駁尚書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為

一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封駁口有爭論故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自注一說漢武帝游宴後庭尚書始重又口宣帝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奏事不關尚書其後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則西漢時中書已重於尚書矣

為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為劉勝之居

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閻按高忠憲言

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我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我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在天地間週三光散萬物而常存此蓋答朱平涵居鄉書余謂今之居鄉為劉勝易為杜密難○元圻案陳遵字孟公張竦字伯松註已見上卷後漢書馬援傳杜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曰誠見子書奏免保官龍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由此擢零陵太守黨綱傳杜密字周南潁川陽城人為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謂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澈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胡氏讀史管見四或問劉勝杜密所

處執賢曰勝賢如密之論軒揚激發固非常士所及然勝之行深潛靜退可為鄉里之式如密之論非惟犯出位之譏亦取禍辱之道也遇王昱賢者故能容之耳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惟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下

何云亦因論其事而述其言爾○元圻案魏書釋老志後漢孝明帝夜夢金人項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帝緘於蘭臺石室後漢書襄楷傳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上疏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呂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賙之其守一如此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四十二章經曰沙門受道法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莫再宿矣又曰天神獻玉女於其佛佛曰此是革囊盛眾穢耳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閒下雙鵠掄文竿出比日二句為對白閒猶黃閒也注云弓弩之屬御覽二百四十七

引風俗通白閒古弓名文選以閒為鵠原注非禽名也○元圻案章懷

注弩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鵠謂鳥也文選西都賦注西京雜記曰閻越王獻高帝白鵠黑鵠各一雙何義門曰今以掄文竿例之當以後漢書為正

東都賦正子樂原注依識文改樂為大子文選李善注亦引大子五臣

乃解為正樂今本作雅樂案五臣註張鏡曰雅樂正樂也亦誤原注五臣本改為雅

○元圻案文選注東觀漢記孝明詔曰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子其改郊廟樂曰大子樂樂官曰大子樂官以應圖讖又顏延之曲水詩序大子協樂注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子樂官案今本東觀漢記此詔在永平三年八月書錄解題總集類文選六十卷梁昭明太子蕭統德施撰唐崇賢館學士江都李善注北海太守邕之父也又六臣文選六十卷唐工部侍郎呂延祚開元六年表上號五臣集註五臣者常山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良處士張鏡呂向李周翰也後人併與李善原注合為一書名六臣注

范氏施御班固東都賦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一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傳襄二十四年范宣子曰

昔句之祖在夏為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於此然

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

御龍見昭二十九年左傳非禹也何云豈特非禹晉主夏盟始為范氏也又云范氏注引孟子吾為之范氏馳驅○元圻案孫宣公孟子首義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善御者

文選鮑照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鐘鳴漏

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

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元圻案後漢書崔寔傳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

籍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右東觀漢記袁宏後漢紀亦不載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答楊直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

家整齊即以嚴致平之意閻按蔚宗已謂潛夫論是書觀見寔本傳不著其目隋志農家四民月令一卷後漢大尚書崔寔撰朱氏經義考附見於禮記之後謂此書雖佚而齊民要術太平御覽中所引特多尚可

摺拾成書寔本傳載政論曰景帝元年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曰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呂嚴致平非目寬致平也唐王志愔應正論曰崔寔政論云為國家者以嚴致平然則稱嚴者不必踰條越制疑網重罰在於施彙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赦人不犯防之難越故也

崔寔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啗啞見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唐太

宗之言蓋出於此原注兒與人同如以可人為可兒全云十一字是正文閻按潛夫論引諺曰一歲載赦奴

兒噫嗟奴恐是好字之譌○元圻案范氏祖禹唐鑑三帝謂侍臣曰台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皆啗夫養根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也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此二句用東坡剛說龐萌為人遜順而光

武以託孤期之不惟失於知人其惑於佞甚矣子

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

哉元圻案後漢書劉永傳龐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

不及萌萌日為延譖已自疑遂反逸民傳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令以物色訪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不答口授曰君房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 呂成公重修釣臺記曰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免之觀與侯霸尺牘劇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睠瞻未能忘邪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

以為疵故易之漸日進以正 何云東漢三公莫如袁安次之者李固也楊才識非袁李比又

云彼執國命於季桓子孔子行之 閻按鄧騭梁商雖外戚而皆賢史稱騭辟楊震於幕府天下復安商辟李固為從事中郎京師翕然稱良輔未可為二公之疵此論太刻吾不取 元圻案後漢書鄧騭傳騭女弟為貴人騭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為和熹皇后又梁商傳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廷陽嘉元年女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特進商自以戚屬居人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又楊震傳震字伯起宏農華陰人也少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李固傳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郤之子也固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 胡致堂讀史管見四謂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養老婦人而不能動即可引領而

去過是殊少味也朱子綱目取之

曲禮少儀之禮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為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全云明末陳繼儒弟子有此氣象見黃梨洲思舊錄不知繼儒何以得此 元圻案袁宏後漢紀靈帝建寧二年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嘗止陳國文孝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易為求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過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一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乃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無變容顏色殊悅泰善之 黨錮傳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荀爽常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荀爽淑之子有列傳又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字修誣言鉤黨坐繫獄事釋南歸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 黃梨洲思舊錄陳繼儒字仲醇華亭人以諸生有盛名上自縉紳大夫下至工賈倡優經其品題便聲價重於一時余入京遇之於西湖畫船三隻一頓襍被一見賓

客一戰門生故友見之者雲集余時寓太平里小巷先生答拜乘一小橋門
生徒步隨其後天寒涕出藍田叔即以袍袖拂拭之

中平中平何本二年昆陽令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收

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丞為之立約見

於都鄉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元圻案洪氏隸釋十五

平二年立考其文則縣令寧陵君承昆陽喪亂之餘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
班董科例收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東郡王瓌丞濟陰華林優郵
民隱為之立約自是之後吏無苛擾之煩野無愁痛之聲 衛彈金石錄作
街彈周禮里宰以時合耦于鋤注云耨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隸釋
作衛彈誤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

流弊遂為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章者難

與並為仁矣何云長者之言 閣按于禁斬平昌豨時豨已降源懷

章傳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賊迺請太守為設酒
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月章曰今夕蘇孺文

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
私望風畏肅 三國志魏于禁傳太祖破紹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
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將皆以為豨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
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決隕涕而斬
之 魏書源懷傳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于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為沃
野鎮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祚免官懷朔鎮將
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狠藉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
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
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涕而已無以對之已而表劾尼須
裴松之曰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因而送之未為違命禁曾不為舊交希冀
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眾人之議所以卒為降虜死加惡諡宜哉 片
成公史說曰蘇章源懷與故人飲酒似乎情厚終竟發摘情實便見刻薄蓋
今日與故舊如此則他日於君可知 案于禁傳太祖破紹冀州平昌豨復
叛似以平字斷句閻氏乃以平為昌豨之姓恐誤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

謂精舍也文選任彥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

事五臣謂寺觀謬矣集證華陽國志大江自前堰下至雒為有

謂讀書之所自晉武帝太元六年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
因此世俗謂佛寺為精舍○元圻案後漢書姜肱傳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

也肱二弟仲海季江俱曰孝行著聞嘗與季江謁郡遇盜欲殺之肱兄弟爭相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曰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還所掠物肱不受注精廬即精舍也又儒林傳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計注精廬講讀之舍文選李善注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為寧朔將軍始安太守昉為范雲求立太宰碑表曰精廬妄作必窮錮勒之盛善注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許又黨錮傳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檀敷字文有山陽瑕邱人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宋吳會能改齋漫錄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幼奉佛法立靜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為靜舍觀國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之精舍授講又檀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即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為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以上皆王說予按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江表傳云云見吳孫策傳注

孔北海答王脩教曰掾清身潔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文辭温雅有典誥之風漢郡國之條教

如此

原注然歷試諸難恐不可用全云原注是正文何云古人不拘今在所避○元圻案後漢書孔融傳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三府屬舉融為北海相融為賊所圍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三國志魏王脩傳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初平中北海孔融舉孝廉脩讓那原融不聽注引融集有答脩教云云

孝女叔先雄

何云雄蓋字傳寫之誤女而名雄無義理

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

八又引益部耆舊傳符有光洛

原注疑即終字

熨道有張帛

元圻案後漢書列女傳孝女叔先雄者犍為人父泥和墮滿水物故尸喪不歸雄乘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水經注三十三符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二月詣巴郡沒死成滿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絡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為之立碑以旌孝誠也又引益都耆舊傳曰張真妻黃氏女也名帛真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持真手于灘下出時人為說日符有先洛熨道有張帛者也此條引水經注作光終光洛蓋古今本傳刻不同耳

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最淺陋章懷

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今觀南
匈奴論棄蔑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

兩端秃翁即天翁也其誤甚矣元圻案南匈奴傳論曰實憲
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

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已福棄蔑天公
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注曰言實憲斬日逐刊石紀功即宜滅
其北庭以資南部重存亂緒滋生孽哉南北俱存即是並恩兩護以私已福
斯則棄蔑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
即天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惇史直筆時復存其實言也
惠氏棟後漢書補注李殿學曰天公非謂天子猶太公耳王懋曰注引老
秃翁秃翁何與乎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解唐書章懷太子傳太子賢字
明允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詔集諸儒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
司戶參軍事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注後漢書
晁氏讀書附志西漢刊誤一卷東漢刊誤一卷劉攽撰攽字贛父其書已
佚畧見於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

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
君傳云迎婆婆神誤也元圻案古文苑八載曹娥碑曰孝女曹
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盱能撫節按歌

婆婆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道濤而上為水所淹後漢書列女
傳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平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
江沂濤迎婆婆神溺死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
江而死注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
才尚先使魏朗為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問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
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期嗟歎不暇遂毀其草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

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文選取
此碑獨無

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

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全云中郎之晚節如此其言
豈能不謬但其熟知典故則

實有可採者耳○元圻案後漢書郭太傳蔡邕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
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又胡廣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一履司空再
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靈帝圖畫廣及黃瓊於省內詔蔡邕為其頌云
注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
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藹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
柔人有作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
綬奕奕四批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
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為二范蔚宗贊曰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

理據正或捷又曰瓊名夙知累章國苑是瓊非廣所能幾及邕作頌而無所軒輊故王氏譏之 蔡邕傳王允收邕付廷尉邕乞黔首則足繼成漢史允曰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帝左右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

寒食按淮南子要畧篇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

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集

荆楚歲時記注云後漢周舉移書及魏武明罰令陸翹鄴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據左傳及史記並無子推被焚之事案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巡火禁於國中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元圻案周舉傳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博學洽聞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遷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云注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死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略云晉陽無竹

事不可信閩按無論唐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安而騎竹馬之童兒乃西河郡之美稷也美稷唐為鄉在陽城縣今汾州府○元

圻案後漢書郭伋傳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 水經注三河水又左得滴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東南流東觀記曰郭伋為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行部到西河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曰聞使君到喜故迎而發去 史通略感篇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傳他方蓋亦事同大夏訪知商賈不可多得況在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 黃氏叔琳曰史記趙世家毋郵剖竹得朱書又貨殖傳山西饒材竹則晉陽未嘗無竹也 西陽雜俎衛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其寺網維每日報竹平安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況注王音肅為大司徒

原注二十七年薨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況章和元年

為司徒謝承書誤也何云注王姓音宿○元圻案後漢書虞延傳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光武二十年東巡路

過小黃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帝善之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況辟焉注謝承書曰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充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況為

司徒謝承謂永平十五年毛況尚為陳留太守亦誤也章懷引之而不正其
誤何歟 永平明帝年號章帝十二年改元章和是年丁亥上距建武二十
三年丁未實四十年 玉篇金玉之玉點在中畫之下音宿者點在中畫之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

也明帝位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案二句本公羊傳文

豈代言者所為哉元圻案後漢書鄧禹傳光武即位於鄗拜禹為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違違無所依歸宜曰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通鑑載此詔亦作亡賊桀也惟宋溫革隱窟雜志引李漢老云古者詔令多矣天子自為之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相如視草而光武詔鄧禹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使臣下代言其敢為是語乎厚齋作赤眉蓋本此明帝紀即位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澗水而無舟楫夫萬里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 章帝建初七年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為來哉 唐鄭亞李衛公集序云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為正朱文公感興詩謂晉史自

帝魏後賢蓋更張然晉人已以此論元圻案晉書習鑿齒傳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桓溫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 世說注習鑿齒著論曰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眾哉 朱子感興詩第五首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常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蓋更張世無魯運子千載徒悲傷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原注本陳壽朱子綱目

以蜀漢為正統原注本習鑿齒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

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

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殂

而魏吳無他案此論本唐庚三國雜事上篇權將何辭以對何云宋書天文志曰案三國史

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太微 全云此亦扶漢之言耳其後月三犯心大星而魏

明帝殂吳蜀無他榮感逆行而吳主殂蜀魏無他總之均稱帝王亦均應天象耳○元圻案三國志蜀黃權傳注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榮感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魏文帝紀黃初四年三月月犯心中央大星晉書天文志占曰心為天王位王者惡之昭烈以是年四月殂於永安宮余兄靜軒先生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卜以為楚昭當之是以日為楚昭也豈正統在楚乎專諸刺王僚白虹貫日是以日為吳僚也豈正統在吳乎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偶中者有之可盡信乎蕭山王穀隆曰宋藝祖以受禪開基通鑑自不得以魏為篡高宗以宗枝再造綱目自不得以蜀為偽讀二書者當論其世

邵公濟名博康節之孫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卧隱然一龍鬼

蠹亂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

意氣所同欲持尺箠盡逐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

容何云世豈能容似人不能容武侯矣詞不達意老生語何足疏錄惟史臣壽姦言非公惟

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羞此南充置公左右

不堪僕童我實鄙公之宮春秋之法孰敢不

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

原注陳壽譙周皆巴郡人今果州陸務觀籌筆驛詩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

旗駐道邊一等人閒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牋公濟之文蓋果州作何云詩欲兼具勸懲至此二事豈復可以對言放翁之意卑矣且請降鄧艾周為之勸其書則卻正所造也閣按降牋實出卻正之手方樸山云降牋出卻正而定議乞降者譙周也○元圻案蜀卻正傳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

君子小人之壽夭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

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

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何云溫庭筠五丈原落句云象牀寶帳無言語從此譙周是老臣蓋亦憾天道之不可知也集證世說注引華陽國志云龐士元卒年三十八杭氏諸史然疑唐子西文錄謂龐德公以孔明為師龍以士元為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此說魏鶴山探入經外雜鈔蓋未審讀統傳也傳明云統死時年三十六先主拜統父為議郎亮親為之拜則亮實以兄事之○元圻案三國志蜀法正傳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昭烈取蜀實用其策昭烈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昭烈征孫權敗績孔明歎曰

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合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又龐統傳統字士元襄陽人諸葛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親待亞於亮統隨入蜀進圍雒縣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又譙周傳周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向楊雄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 唐子西說頗近理然孔明拜士元父未足為齒少之證魯肅謂呂蒙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是齒長亦有拜友父母之禮 譙周之孫登仕晉死梓潼之難可謂克蓋先人之愆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

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原注太平御覽

引要覽云 見四百六卷 集證隋志儒家要覽十卷晉郡儒林祭酒呂竦撰唐志五卷今佚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畧也在易師之上六

曰小人勿用 何云魏延雖雄猛不可專任且蜀兵少分則不可以臨敵矣若得韓信又已定關中固當別有用奇之時○元

圻案蜀魏延傳注魏略曰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與羣下計議延曰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而逃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粟足周食也比東方相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

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故不用延計諸葛傳附載陳壽奏上亮集表曰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畧 魏書毛脩之傳脩之謂崔浩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陳壽為諸葛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史通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蓋即謂此

三國魏有篡弒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亡之

前庸主尸位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規模遠矣

問按後主禪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又華陽國志云諸葛亮卒後主至素服發哀三月李邕上疏比之呂霍後主怒下獄誅之此豈他庸主所能及其毫髮○元圻案魏司馬師廢齊王芳而立高貴鄉公髦司馬昭弒高貴鄉公而立常道鄉公璜至司馬炎廢陳留王奐而自立吳孫琳廢亮為會稽王迎立琅邪王休豫陽興張布廢休太子奩而立孫皓 呂成公史說曰諸葛亮治蜀規模死後猶足以維繫二十年以劉禪之庸而蜀不亂只緣當初收拾得人才在故亮死後蔣琬代之琬之後董允代之允之後費禪代之皆是賢者此亮之規模有以維持之也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豕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

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以上水經十八卷渭水又東逕武功縣北注文此可以禪武侯傳之

關晦翁欲傳末畧載瞻及子尚死節事何云此謂南軒所論武侯傳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為然以為瞻任

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

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

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

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

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案此朱子答何叔京書語見文集○問按張南軒有

諸葛武侯傳一卷何云思遠于景耀四年以尚書僕射軍師將軍行都護衛將軍事與董厥並平尚書事至六年冬國遂亡其任事未久而董厥問字

位皆在其上所謂任兼將相者恐未悉當時勢也姜維畧言之而後主不納

逃讒香中思遠少為主壻亦蜀之奇也能必入乎武侯之克肖固難吞

所惜於思遠八歲失怙未更軍旅不知主客殊勢失在宿衛不習戰之兵

搜既入死地之強寇既不早納黃崇之言又不能憑城持重以挫其鋒一敗

塗地國勢崩解有如干寶之云又云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

方樸山云畢竟朱子所見為是南軒兵敗之言絕不為乃翁地乎全云

晦翁以下當另為一條○元所案水經注十七陽溪水上承斜水自斜谷分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

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曲筆云陸

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

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元圻案諸葛傳建興九年亮

馬宜王尋亮於鹵城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

何宣王病之傳又云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

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父

抗吳亡八晉事迹具晉書本傳隋書經籍志古史類晉紀四卷陸機撰唐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

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

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迄今如故一在

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考元圻案玉海一百四十二兵制陣法

門薛氏曰圖之可見者一在沔陽之

高平舊壘注郫縣志在興元府西縣東南十里武侯壘石門為圖一在新都

之八陣鄉注郫縣志在成府西縣北十九里寰宇記在縣北三十里彌牟

鎮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注洞當中黃龍騰鳥飛折衝虎翼握機衝

陣之法本諸侯方圓牝牡衝方置車倫雁行之制又蔡氏曰八陣圖有二一

在魚復云云成都圖經云八陣有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者

一百二十有八常頭陣法也在碁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興元志

西縣亦有之則八陣圖有四杜詩箋嘉話錄云王武子曾為夔州之西市

俯臨江岸沙石下看八陣圖箕張翼舒鸞形鶴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

大時巴蜀雪消之際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礮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

齊雪奔山裂聚石為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陣圖

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百年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

為元德效死況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

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高似孫子略一附武侯八陣圖似孫曰

八陣圖在沔陽者鄭道元水經注以為傾而難識矣在新都者峙土為魁植

以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並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百

有三十在魚復者臨江布勢填石為規前障壁門後倚却月縱入橫入魁間

二丈內面假月九六鱗差在自岷來奔怒湍激驚雷迅馬不足以敵其雄也

徒華變滄不足以窮其力也磊磊斯石載轟載椿知幾何年曾不一爪是非

天所愛神所做者歟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

困學已聞生

十七

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仕
止殊魏元成徐鴻客俱隱於黃冠而出處異如用

之易地則皆然元圻案龐統傳穎川司馬徽有知人鑒統弱冠見徽

之注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
公語也 宋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後漢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
城府躬耕田里諸葛孔明每至公家獨拜公於牀下公殊不令止司馬德操
少德公十歲以兄事之 劉肅大唐新語曰魏徵有大志不恥小節隋末為
道士初仕李密密敗歸國 唐大行人商闕錄道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
策一篇於李密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都執取獨
夫號令天下密心異其言以書招之鴻客晦昧林野莫知所之 文苑英華
六百八十八載李密招徐鴻客書云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引領瞻望拂席相
待

鄧艾取蜀行險以徼幸閻伯才無考陰平橋詩云魚貫

羸師堪坐縛爾時可歎蜀無人何云鄧艾之深入固曰徼

不穩類此 方樸山云李特已言之老泉亦云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
以坐縛○元圻案蜀鄧艾傳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又糧運將

困類於危殆艾以種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
由蜀將馬邈降 老泉語見權書心術篇 陸放翁望劍閣感蜀亡事詩云
自昔英雄有屈信危機變化亦逡巡陰平窮寇非難禦如此江山坐付人亦
閻伯才之意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

意渭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入陣

竟何為長安不見漢官儀鄧艾老翁誇至計譙周

鼠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慨蜀漢始終盡於此矣

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

明扶之而不足全云書中再引說齋此語豈徒感季漢也痛崖山

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維
兒也與某相值故翁耳 晉書段灼傳灼上疏追理鄧艾曰七十老公反欲
何求 蜀譙周傳鄧已入陰平後主使羣臣會議周上書曰易曰亢之為言
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
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
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而縛衡壁而歸武王

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 唐呂溫武侯廟記曰夫民無歸德以
 為歸撫則思慮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
 無政王莽乃欲憑威寵造符命賜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不可得也及
 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興國振絕緒論之以
 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卒亦不可得也說齋之論蓋本於此 宋史紀事本
 末端宗景炎三年四月帝崩年十一陸秀夫與眾共立衛王年八歲矣帝遷
 居新會之崖山崖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張世傑以為天險可扼以
 自固帝昺祥興二年正月元張宏範至崖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
 海口則我不能進盍退往據之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
 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乃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
 碇海中中艙外舳舻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為死計人皆危之崖山北
 淺舟膠不可進宏範繇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
 兵隨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載茅茨沃以膏油乘風縱火焚之
 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焚宏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
 元軍中宏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宏範
 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乎固命之
 天祥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
 範復遣人語崖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上民亦
 無叛者宏範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恒渴
 兵士大困二月宏範乃四分其軍合諸將曰宋舟西緣崖山潮至必束急攻
 之世傑南北受敵兵疲不能復戰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
 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帝所欲帝

至其舟中秀夫恐來舟不得免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諸舟
 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
 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帝年九歲世傑葬之海濱世傑
 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
 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為嗣之初大饗
 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為樂而已其篡漢也哆然

自以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

原注曹植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於松栢之下為詩云樂至憂復
 來又云可不及娛情其末流至於阮籍禮法之亡自魏文兄弟始○元圻案
 魏辛毗傳注世語曰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甥夏侯湛為其傳曰憲
 英聰明有才鑿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頭而喜曰
 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
 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氏其不昌乎 魏文紀
 建安二十五年改為延康元年七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
 邑東注魏書曰設伎樂百戲孫盛曰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
 始而墜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
 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魏文紀注魏氏春秋曰帝
 升壇禪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晉傅元武帝泰始元年上疏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

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見晉書本傳然則放曠之風魏文

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

禮遂至苦節蓋指黨錮諸人也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

為曠蕩愚謂東都之季或附曹羣亡漢荃蕙化為

茅矣苦節之士安在哉傅元之言得之何云或以平九錫建國自殺豈

可憐之附曹之列南宋人有持論太峻而反使亂臣賊子法無可加者此類是也然其痛皆生於讀書不詳考本末閻按竊以鍾皓之孫繇亦然○元圻案程氏遺書十八劉元承記伊川語曰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與鑑其獎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正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尚虛無而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註云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端唐柳冕與權德輿書曰後漢

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義門謂厚齋持論太峻非也案三國志荀彧傳注世之論者多譏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或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是劉宋以前已有此論或之初見魏武也魏武大悅曰吾之子房是魏武固以漢高自居而或之說魏武亦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固根本以制天下兗州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又曰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耳此豈純于為漢者即其勸操奉迎獻帝不過曰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耳管仲有尊周室之功其實亦挾天子以令諸侯假大義以強齊國或蓋欲為管仲者也惜所事非桓公耳及代漢之勢已成始阻九錫之議以為君子愛人以德警猶教稼升木為虎添翼而後割之豈可及哉或能擇人而事委身昭烈協心孔明則漢室可興不負王佐才之日矣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

句事見晉書刑法志范蜀公策問見宋文鑑一百二十四曰律之例有八以准

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集證律疏以者與真犯同准者與真犯有開皆者不分首從一

等科罪各者彼此各同科此罪其者變於先意及者宋莒公名岸封曰

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閻按朱子解曰謂子不從父不

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力可供而
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元圻案通鑑魏明帝紀太和三年初魏文侯師
李悝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
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法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後人各為章句
馬鄭諸儒十有餘家以至於魏所常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
七十二萬餘言覽者益難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又詔陳羣劉劭等刪約漢
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合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十餘篇於正合
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 法家書之存於今者惟唐律為最古周顯
德中竇儀因之作刑統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上謂宗袞嘗言律云可從而
違堪供而闕亞六經之文也 宗袞謂宋宮公也謝朓謂謝安為宗袞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

臣鬻巨姦之鉅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

欽母邱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

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為有臣矣鄭

漁仲謂晉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為叛臣齊史黨齊

凡忠於宋者為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合亂

臣賊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

全云以不附司馬氏而死者尚

有若李豐張緝夏侯元許允之徒王經則死於成濟之難其後嵇康亦以不
附見殺又云王凌索灰釘之事必出晉史之誣通鑑亦誤采之又云隋史於
尉遲迥以其名臣不加甚貶然亦僅矣○元圻案魏王凌傳凌字彥雲太原
祁人叔父允正始初凌都督揚州軍事外甥令狐愚為兗州刺史凌思密協
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三年春吳泰涂
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司馬宣王乘水
道討凌大軍掩至百尺凌知勢窮乃乘舫單出迎宣王宣王送凌還京都凌
飲藥死母邱儉傳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儉都督揚州揚州刺史文欽曹爽
之邑人也曉果龜猛儉以計厚待欽投心無二遂矯太后詔罪狀司馬景王
舉兵反大將軍統兵討之欽遁走儉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部民張屬就射殺
儉欽亡入吳諸葛誕傳誕字公休琅琊陽都人誕都督揚州以王凌母邱儉
累見夷滅懼不自安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甘露三年徵為司空誕愈恐遂
反車駕東征大將軍胡奮斬之 鄭漁仲通志自敘曰曹魏指吳蜀為寇北
朝指東晉為僭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甚者桀犬吠堯吹非其主晉
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為叛臣王凌諸葛誕母邱儉之徒抱屈黃
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為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
九原 史通曲筆篇云漢末董卓承耿紀晉初之諸葛誕邱齊興而有劉秉袁
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
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云云 三國志王凌傳注凌
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大傳意太傅給之凌行到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

年八十身名並滅耶遂自殺晉史蓋出於此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

見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一集證北史文苑傳

序明皇御歷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抱朴子極言篇為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皆本萬機論○元圻案魏蔣濟傳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文帝踐阼濟上萬機論帝善之歷官領軍將軍封昌陵亭侯遷太尉唐王棨自名其集曰麟角集亦取蔣子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孚上不如魯叔幹

事詳左傳

下不如朱

全昱謂之正

問按正即貞宋避諱故

可乎

元圻案晉書宗室傳安平獻王孚宣帝次弟也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

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五代史梁家人傳廣王全昱太祖兄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燕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逝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太祖不悅全昱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原注

謂被服飲食難曉也俗語有所本方樸山云宋人謂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喫飯此王氏所云俗語○元圻案此詔見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九原注上句亦御覽本文張文潛明道雜志曰錢穆父嘗言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喫飯故錢公每饗客致饌皆清要而不繁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

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全云文定之贊未安深寧之言亦未覈林宗幼安使遇治世非不臣不友者也少非漢人將別有一天地乎○元圻案魏志管寧傳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天下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至遼東廬於山谷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海浮還郡詔以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皇甫謐高士傳曰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嘗坐一木榻上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後漢書郭太傳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少非漢人即賢者避世之謂

江表傳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鄴鄩

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為天子立郊于鄴見何經

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于鄴權曰

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見孫權傳注權之識見高於羣臣矣

漢儒不及也集證唐志雜史類虞溥江表傳三卷○元圻案通典四十二禮二註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元

杜後自以居非土中不脩設末年南郊追上父堅尊號為吳始祖以配天案陸機辨亡論謂權遂躋天位鼎峙而立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孫權本傳太元元年權祭南郊還寢疾通典之說為得其實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曹操

稱說天命案魏畧云爾見魏武紀建安二十四年注英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

曰權亦漢賊也何云其論畧本于裴世期○元圻案吳諸葛瑾傳注裴松之曰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匡壬定霸功

未可必變為聲威遠震有其經畧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謂窮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朱子語類學者皆知曹操之為漢賊而不知權之為漢賊也若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頓得起時便與他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

諸葛恪恪字元遜瑾之子傳注虞喜志林曰況長寧以為君子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偉原注

亦見通鑑文偉謂費禕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韻

四十一樣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元圻案吳諸葛恪傳注志林曰初權

病篤名恪輔政臨去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合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虞喜曰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為元帥與來敵圍棋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為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於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遊呂侯二事體同故竝而載之可以鏡機於後永為世鑒晉書儒林傳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喜少力操行屢徵不起專心經傳為志林三十篇唐藝文志何承天姓苑十卷

嚴峻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事見襄公三十年陸遜之薦淳

于式有晉祁奚之風事見襄公二十一年吳安得不興乎元圻案吳嚴峻

傳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張昭進之於孫權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及魯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峻前後固辭樸素晉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焉呂蒙傳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陸遜傳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免

元圻案堅單馬行峴山爲黃祖軍士所射殺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遇客爲客所害俱見本傳孫權傳權征合肥未下撤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爲張遼所襲權乘駿馬越橋得去

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綝有叔孫昭子

之斷事見昭公五年吳之賢君也全云其後亦一庸主耳○元圻案孫休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鈞斬祛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休聞綝逆謀隱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綝即日伏誅休綝所立也漢高祖赦季布見漢書本傳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曰

比之无首無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權乃

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何云於時吳之舊德盡矣權之悖尤在和霸交

搆之會耳○元圻案諸葛恪傳注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見卧內受詔床下傳曰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恪恥城不下忿形於色由此衆凌失望怨曠興矣孫峻因民之多怨構恪欲爲變與亮謀置酒請恪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厠出曰有詔收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

吳築淦塘赤烏十三年晉兵出淦中武帝紀淦音除廣韻淦直魚切集韻音除水名與淦同

即六合瓦梁堰水曰淦河案九域志真州六合縣楚之堂邑也堂邑淦塘即此今名瓦梁河

南唐於淦水上立清流關原注或以淦塘音塗誤也元和郡縣志淦

州即淦中集證王氏地理通釋薛氏曰淦和州六合間有淦塘吳赤烏中遣兵十萬斷淦作塘南唐於淦水上立清流關瓦梁堰有

東西瓦梁城晉置秦郡治六合瓦梁堰即淦塘也晉書武帝紀瑯琊王伯出淦中○元圻案淦州屬淮南道今元和郡縣志二十四一卷全缺此條可補

楚莫敖狂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此桓十二年左傳文諸葛恪東

關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元圻案魏齊王芳紀嘉平四年詔征南大將軍

王昶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恪傳恪遂有輕敵之心明年春復出軍圍新城連月不拔孫峻因民之多怨遂殺恪

史通雜說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晉裴啓撰世說宋劉義慶撰

搜神記晉干寶撰幽明錄劉義慶撰是也曹干兩紀孫檀二陽秋

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畧甚多原注曹嘉之干寶晉紀孫盛檀道鸞晉陽

秋○案知幾自注云劉遺民曹續皆干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又論贊云唐修晉書作

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晁子止亦謂晉史

叢冗最甚集證舊唐書房元齡傳貞觀十八年元齡與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請許敬宗來濟陸元士劉子翼令狐德棻李

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述以臧榮緒晉書爲主然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爲綺艷○元圻案晁公武讀書志曰歷代之史惟晉叢冗

最甚可以無譏然其多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至於取沈約之說誣元帝爲牛氏之子之類亦不可不辨

李華作蕭頴云君謂左思詩賦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原注謂

以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元圻案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曰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

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王化始於閨門干寶述文王脩舊

德而惟新其命繼及妃后躬行四教化天下以婦道蓋隱痛晉之亂由賈后始也故蕭頴士謂近王化根源文選注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

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善之

唐書文藝傳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累中進士宏辭科華文詞麗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而華自疑過之

放翁豐城劍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

愚謂豐城二劍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

即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史通雜說篇所云莊子

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

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信之誤矣顏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

原注豫章記見藝文類聚○元圻案莊子外物篇車轍有鮒魚曰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而活子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吾常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文選賈誼鵬鳥賦鵬乃嘆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顏師古漢書敘例曰汎說非當燕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為煩冗祗穢篇籍蓋無取焉 晉書張華傳載劍事與豫章記同

晉元帝為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之唐正觀史官脩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為非而致堂讀史管見乃謂

元帝冒姓司馬過矣何云休文晉書雖不傳而宋書符瑞志中尚存此說○元圻案宋書符瑞志宣帝有寵將牛金屢有功宣帝作兩口楯一盛毒酒一盛善酒自飲善酒毒酒與金飲之即斃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瑞馬後有牛乎元帝

母夏后妃與琅邪國小史牛金私通而生元帝 魏書脩晉司馬叡傳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琅邪王由仙生恭王觀觀妃夏后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叡 晉書后妃傳贊曰呂姜變贏黃姬化芊石文遠著金行潛徙蓋隱指此事 史通採撰篇曰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訪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若南國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自註云王劭曰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琅邪國姓牛者與夏后妃私通生中宗因遠敘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 舊唐書元行沖傳曰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舊史以為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沖推尋事迹以後魏昭成帝名繼繼晉受命考校謬識著論以明之

演蕃露云晉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廢馬充多

潘尼為太僕箴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

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為乘輿箴見晉書

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一事為一全云演蕃露程大昌撰集證隋志晉諸公贊二十一卷

晉秘書監傅暢撰 御覽一百三十職官部引晉諸公贊曰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是以廢馬充多其後征吳得以濟事○元圻案演蕃露四衛文秉

心塞淵跡軌三千心何預馬而著以為效也是與思無邪思馬斯徂正同一
理也凡為人上而存心審當則遇事無不曲至畜牧至末事亦遂賴此心以
之孳息故馬亦蕃庶也此由末觀本之論也晉郭展為太僕云云晉書潘
尼傳尼字正叔岳從子補尚書郎轉著作郎為乘輿箴其辭曰王者孜孜於
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為
獨闕之哉當歎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箴中無序列
郭展事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演繁露十六卷續演繁露六卷宋程
大昌撰紹興中春秋繁露初出其本不完大昌辨其為偽乃自為一編擬之
而名之以演繁露名物典故考證詳明實有資於小學潘尼乘輿箴亦見
藝文類聚十一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
負芒按殷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
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答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
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
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
元圻案明穆庾皇后傳后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聘為太子妃明帝即位立為
皇后成帝即位羣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

而臨朝攝萬機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及蘇峻作逆京都傾覆后以憂崩贊
曰援筆廢王持尺威帝契濶終懼般憂以斃庾亮傳亮字元規明穆皇后
之兄也明帝疾篤亮受遺詔輔幼主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會南頓王宗
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羨宗帝室近屬秉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
下咸以亮翦削宗室史臣曰亮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
之長筭瑋等見誅物議稱其拔本尺牙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梁書殷芸傳
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遊門無雜賓勵精勤學
博洽羣書官秘書監司徒左長史隋志小說十卷梁武帝勅安右長史殷
芸撰陳振孫曰郎鄆書目云或題劉餗非也今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
注云齊殷芸撰則非劉餗明矣故其敘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鈔集或
稱尚芸者宜祖廟未祀時避諱也

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
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
俯仰閒貧賤何必終案阮籍詩見魏晉春秋
三國志王粲傳注引之其有感於師
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追春秋之誅何云勸進
者自鄭冲
若祀宗代草尚未可擠之亂賊也畏禍操筆不得為大丈夫耳○元圻案三
國志阮籍附見王粲傳注曰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

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迫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云云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懷文選阮籍為鄭冲勸晉王賡注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籍為其辭

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

賢亦希聖周子前已有此語矣閔本云元板前字上無周子二字 集證藝文類聚孝類

戴夏侯湛閔子騫贊云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立體忠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元圻案晉書夏侯湛傳湛字孝若譙國人也幼有盛才文章宏富泰始中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鈞

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

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案壯輿名義仲鈞州人秘書丞怨之子也宋史附見怨傳陳

忠肅名瑾字瑩中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

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啗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

杜延業共為之也全云折翼之說誠誣然蘇峻之難或前或却則不及溫忠武遠甚晉史固謬東坡公亦過許也

如陶公只是第二流人物○元圻案晉書陶侃傳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為賊所害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願命之列深以為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為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眾赴嶠而又追迺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亮俱會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亂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遠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拜大將軍劬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咸和七年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恩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未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慨兼懷不能已已猶謂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母弟與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薨時年七十六策諡曰桓梅陶與曹叡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如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或云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闞者以杖擊之因

陸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疆兵潛有窺裔之志每思折翼之祥
白抑而止又庾亮傳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疑亮
剛附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出温嶠為江州以為聲援蘇峻與祖約舉兵反
亮不能制南奔温嶠推侃為盟主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
史論曰幸温嶠吞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幸非晉政之不綱朱子文集二
十乞加封陶威公狀劉義仲所撰公贊曰晉太尉陶威公侃有大功於晉讀
其書凜凜乎若見其倡義於武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嘗為子言
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且就其說考之
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其八闕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強兵
居上流潛有窺歛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所寓者為志神之所
寓者為夢何自而知其然哉晉書王隱傳隱字處叔陳郡陳留人也元帝
詔隱及郭璞令為晉史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
供其紙筆書乃得成杜延業晉書無傳唐書藝文志史部編年類杜延業
晉春秋畧二十卷

庾翼謂天公憤憤李文饒貨殖論曰昔秦得金策謂之天

醉豈天之常醉哉吁為天者亦難矣詩云民今方

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

云憎是之謂知天原注天醉見張衡西京賦庾信哀江南賦集

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鵠首注虞喜志林曰諺曰天
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哀江南賦以鵠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元圻案
晉書天文志康帝建元二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
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季龍頻年再
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皂白之證也李德裕字文饒著貨殖
論曰昔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惟貴於錢神漢台不
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
相以拔葵皆為薄命之人矣

何曾荀顛之孝論者比之曾閔案晉書何曾傳傳元著論稱曾

者其賴昌何侯乎其荀侯夫以孝事君則忠不忠於魏又

不忠於晉非孝也顛之罪浮於曾曾之驕奢禍止

及家顛之姦諛禍及天下元圻案何曾傳曾字穎考陳國陽

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武帝襲王位以曾
為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阼拜太尉進爵為公性奢豪食日
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子劾為太宰驕奢簡貴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
為限庶子遵遵子綏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劉輿潘滔譖
之於東海王越遂誅綏又荀顛傳顛字景倩魏太尉或之第六子也咸熙中
遷司空進爵鄉侯顛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武帝踐阼

進爵為公顯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苟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如顯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

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

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

然戎何足以比濤猶磻之於玉也何云削山王是一時猶忿之辭全云強稽紹

以出仕則謬矣○元圻案通鑑晉武帝紀咸亨五年杜預表請伐吳帝許之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為外懼豈非美乎

晉書山濤傳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濤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於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竄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言

文選五君詠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嗜酒疎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于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翻

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酒精已沈飲誰知非荒宴蓋自序也其一則向秀

王戎傳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性好興利每日執牙籌晝夜計算常若不足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刃難剖公閭腹無木可臬元海

頭禍在夕陽亭一語上東門嘯浪悠悠放之晉史

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纜四

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吁可畏哉原注近世賈妃之冊以壬辰而

宋之禍亦以丙子悲夫 閻按壬辰為宋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朔進才人賈氏為貴妃似道之姊也○元圻案賈充傳充字公闡父逵任愷進說請充

鎮關中充自以為為夫職將之鎮百僚饒于夕陽亭苟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

不顧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合淑宜配諸宮而楊皇后及荀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既而

皇儲當婚遂不西行 晉書載記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成都王穎拜元海為北單于遂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元海入都蒲子永嘉二年僭即

皇帝位子聰遷懷帝於平陽從子曜陷長安愍帝出降 元海名淵唐避高祖諱故稱其字 載記石勒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邑人

行販洛陽倚蕭上東門王衍見而奇之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

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江默字德功崇

安人愚謂晉王彪之答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

有赦常謂非宜彪之字叔武彬次子語見本傳則郊赦東晉有之非始

於五代也集證案漢書文紀十五年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

通鑑晉紀武帝大元八年秦兵既盛謝元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

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

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元圍棋賭墅案通鑑仍

本傳綱目刪元不敢復言乃命張元重請二句則圍

棋為張元乎謝元乎世說雅量注引續晉陽秋曰與

兄子元圍棋然二元當如漢書敘臣勝臣夏侯勝

以姓別之閣按綱目刪去二句則圍棋愈是謝元方樸止云妙○元

注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

王導之孫謐授璽於桓元謝安之孫澹持冊於劉裕

閣按澹先已與謐齋冊詣姑熟此朱子所以歎嗣守之難也原注無忝乃祖

一陶淵明而已閣按兒子詠有辨一篇附注於此曰自昭明太子誤讀陶命子詩其五章

云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其六章云肅矣我祖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

以祖與考繫於陶侃之下遂作淵明傳曰曾祖侃晉大司馬又曰自以曾祖

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若以淵明高隱不出為承其先志也者不知其實

不爾此詩第一章原陶姓出自唐昌於周二章隱於戰國顯於漢初功臣陶

舍三章舍之子青為孝景丞相四章則言枝分派別直至晉有長沙公出五

章實言長沙勳德六章方挽到自己祖考細玩自明更參以贈長沙公詩序

云長沙公於予為族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

陽臨別贈此大司馬當作石司馬即漢高時功臣舍丞相青之父惟誤稱大

司馬侃贈大司馬者也昭明認作侃以此為淵明曾祖果真出於侃此襲公

爵者方為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既遠已為路人哉詩云同源分流

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正指在漢初而言且侃廬江尋陽人淵明

尋陽郡柴桑人其址貫亦不同或曰陶氏家譜以岱為淵明祖按晉書陶潛

子辯謂陶十題甲子皆是百年不著晉號沈約李延壽說並非此古今傳陶
二段佳話一切將抹殺乎余曰占衡有言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胸
次磊落隨意書年陶何必藉此為佳話乎余亦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
後重也哉詠又曰按淵明孟府君傳君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
女此豈稱其會祖之辭耶○元圻案王導傳導孫謐少有美名桓元將篡以
謐兼太保奉冊璽詣元元篡封武昌縣開國公謝安傳安孫澹少歷顯位
桓元篡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齋冊到姑熟元熙中為光祿大夫復兼太保
持節奉冊禪宋東坡書陶淡傳後曰淡字處靜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
廢陶士行諸子皆凶暴不獨夏也而諸孫中乃有淡曾孫中有潛淡高遠如
此近類得道與潛近親而潛無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蓋亦深疑之朱子
歎嗣守之難可知南軒先生之論諸葛瞻未免過刻

桓元篡逆下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

亂臣賊子祭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當汗簡

贖全云此甚言亂賊之悖耳不然新莽歷追華胄其不能長世亦與元等
九廟見譏于前世遂以一廟齋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秘書丞下承之曰祭不
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胡致堂讀史管見曰下承之之言所謂不能三年
而察總功何輕重之勿審歟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頌辭張華之

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為之討羌而死非

為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

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

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烏知蘭

艾鸞臬之辨全云譙登應傳而不傳此晉史之所以謬也○元圻案
忠義韋忠傳忠字子節年十二喪父裴秀弔之哀慟感

人歸而命子願造焉託行不見頌為僕射數言之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
問其故忠曰茂先華而不實裴頌愆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
夫所宜行耶後仕劉聰為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死又王育傳育字伯
春劉元海之為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為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
也穎然之以育為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為太傅又劉敏元傳敏元
字道光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隨行為盜所劫敏元請以身
代盜曰義士也犯之害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為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箕子

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

木填海之喻案淵明擬古詩云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至深痛

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誅淵明日有晉徵士見

目所書同一意案朱子綱目於宋元嘉四年十一月書晉徵士陶潛卒南史立傳非也

何云卒於宋代南史何嫌立傳管幼安不以魏志有傳貶其高○元圻案真

西山跋黃瀛甫擬陶詩曰淵明眷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

得為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

察爾錢氏大昕曰淵明卒於宋時晉中興書必未立傳宋書入之隱逸著

不可傳必終於湮沒無稱豈通論乎又曰淵明立傳於沈休文宋書南史

特因其舊耳

策扶老以流憇歸去來辭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元

案後漢書周磐傳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注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

母至孝并枯槁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

堅固焉爾雅釋木楛橫注楛節可以為杖陸璣草木疏楛橫節中楛可

作杖以扶老今靈壽杖是也

淵明與子儼等疏潁川韓元長謂韓融原注韶子濟北

汜稚春謂汜毓原注晉書有傳集云范稚春誤南史汜幼春蓋避唐

成○元圻案南史隱逸傳潛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汝輩雖不同生

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鄉佐八十而終兄弟同

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幼春晉時豫州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汝其慎哉

後漢書韓韶傳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為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

境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為章句學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晉書

儒林傳汜毓字稚春濟北廬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號其家兒無常

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金樓子戒子篇引淵明此書作汎

稚春涼有主簿汜稱見通鑑晉紀四十汜音凡

朱文公答呂伯恭書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

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

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

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閩按淵明十題

甲子自 庚子始 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 案宋書潛傳部

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嘗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興與孤雲遠

辨隨飛鳥泯 淵明雜詩曰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見廬山記集

不載 何云此詩唯見陳合舉廬山記中然已非全篇矣○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廬山記三卷宋陳舜俞撰舜俞字令舉烏程人所居曰白牛村因自號白牛居士慶曆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又中制科第一

一懸官都官員外郎熙寧中出知山陰縣以不奉行青苗法謫南康監稅事

迹具宋史本傳舜俞謫官時與致仕劉渙游覽廬山嘗以六十日之力盡南北山水之勝而漁舊嘗雜錄聞見未暇詮次舜俞因採其說參以記載者舊所傳考據精博非後來廬山記勝諸書所及雖缺四五兩篇猶可寶貴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

閣按風俗通義劭祖彬為汲令賜主簿杜宣酒感壁上弩影而致疾尤詳于晉書○元圻案宋載埴鼠璞云大率奇事易失實虎石蛇孟意義畧同皆有二出漢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沒矢視之石也射不入矣韓詩外傳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石復射矢摧無跡晉書樂廣賜客酒盃中有蛇既而疾廣意廳壁角影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彬請村宣酒盃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 樂廣事見本傳應彬事見風俗通怪神

篇

蒼蠅傳赦異苑以為晉明帝與苻堅載記同

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

子部小說類異苑十卷宋劉敬叔撰敬叔宋書南史俱無傳明胡震亨始採諸書補作之稱敬叔彭城人起家小兵參軍元嘉三年為給事黃門郎太始中卒其書皆言神怪之事卷數與隋志所載相合 異苑三晉明帝嘗欲肆赦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於筆端須臾亡去帝竊異焉令人尋看即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宣傳已徧 晉書苻堅載記上初擊之將為赦也與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堅親為赦文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可以聞堅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諺曰欲人弗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 唐歐陽詹暗室箴曰又有苻堅竊為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嘗一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於

魏書 何云韓通附建隆其類也 全云韓通又是一例今宋史以周三臣月之則不以為宋人也 嵇康則死于晉未篡之時萬無入晉書之例

魏書已附康于七子傳晉史復書○元圻案晉書嵇康傳康字叔夜譙國鉅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銓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 通

鑑魏元帝紀景元三年山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惡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鍾會譖康嘗欲助母邱儉昭遂殺安及康

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已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

之言昭之惡甚於師元圻案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已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三國志魏齊

王芳紀嘉平三年注漢晉春秋曰母邱儉王昶關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點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并力討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雁門新興二郡以為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元伯之責又王脩傳注王隱晉書曰脩一子名儀司馬文王為安東儀為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元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殺之胡氏讀史管見曰師引敗歸己非自反之德蓋悔殺王儀而為之誤以兩事為一人以前為後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節

已虧其言之是非不足論也元圻案晉書孝友傳劉殷字巨盛新興人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不見其齒齊王問辟之拜新興太守永嘉之亂沒于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

尚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 讀史管見嘗論劉殷言事君幾諫之非故厚齋云爾

干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

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元圻案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曰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

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毫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

晉敗其一原注滅其三原注不可以清談議晉何

感慨深矣 閻按此王氏得母自傷其本朝乎○元圻案晉成帝紀咸和八年石勒遣使致幣詔焚之孝武紀太元八年苻堅率眾渡淮遣謝石謝元謝琰桓伊等距之及苻堅戰于淝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穆帝紀永和三年三月桓溫攻成都苻之李勢降益州平安帝紀義熙六年二月劉裕攻慕容超尅之齊地悉平義熙十三年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泓 袁粲齋邊防質言論十事其論戰云晉之渡江國非不弱而未嘗肯與敵和石勒來聘輒焚其幣祖述出鎮而河南復為晉土苻秦南牧一戰而却之蓋強敵在前晉人朝思夕慮求勝敵之策所以能保其國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

孝靜帝閩本無帝字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

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全

傷德祐之北行也○元圻案晉簡文帝紀先是熒惑入太微海西廢及帝登
作熒惑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長短
本欲不計故當無復前日事耶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顧社稷外恢經畧非
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
至於此因詠庾闡詩云遂泣下霑襟魏書孝靜帝紀帝有孝文風齊文
襄王嗣事甚忌焉文襄嘗侍飲舉觴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悅曰自古無不
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文襄怒曰朕朕狗脚朕文襄使崔季舒歐帝三拳奮
衣而出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云及禪位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
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宋史紀事本末
帝景德祐二年先是元軍既迫遣柳岳奉書如元軍既還陳宜中復遣岳及
陸秀夫呂師益等求稱姪納幣不從則請稱姪孫伯顏不許至是太后命用
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姪非所較也遂遣劉岳奉表稱
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正二月伯顏至臨安城時福王亦自紹興
至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問月帝及太后隨
元軍北行元主廢帝為瀛國公見於大安殿尋命帝為僧全太后為尼於正
智寺

祖述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案此祖述說元

述字士稚范陽道人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晉之德澤淺矣姚弋仲曰亟自

歸於晉王猛曰勿以晉為圖人心知義非後世所

及也全云亦以比宋之無失德而致嘆于姚弋仲王猛之不若則隱指夏

我死之後汝歸晉家竭盡臣節又前秦錄王猛寢疾堅臨省疾問以後事猛
曰晉僻越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宋史紀事本末帝
景德祐二年正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按先是度宗時知漢陽軍王儀以城
降權守張晏然都統程鵬飛以州軍降伯顏遣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以城
降又以書招蕪州管景模景模亦降陳奕以書誘其子嚴以安東州降德祐
元年知南康軍葉闡知德安府來與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元兵
至海州安撫丁順降知廣德軍令狐槩以城降元兵至常州臨安戒嚴同知
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李可兩浙轉運使許自浙東安撫王
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京
湖宣撫司朱禰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提刑清陽夢炎等降獨松關守將張
濡道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潭州守將吳繼
明劉孝忠以城降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何

一能特因 墨池言之 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外

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

所當作其遺謝萬書謂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

案羲之本傳無甘 苦二字此從通鑑 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時

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

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 元所案王羲之傳羲之字逸少司徒

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安在內外和因與浩書以戒之浩不從及浩

將北代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

舉又遺浩書曰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

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字

宙雖廣自容何所 通鑑晉紀穆帝永和二年羲之遺謝萬書曰以君邁往

不脣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

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果敗 世說言語門王右軍與

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

文王肝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

當今所宜 曾子固墨池記曰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

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敘授王君書于檻間以

揭之王君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 容齋四筆王

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 等入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

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當世亦少其比而為書名所蓋後世

但以翰墨稱之則一藝之工為累大矣 胡氏讀史管見曰逸少議論不多

見然皆有補於當時後世顧推為翰墨之宗晉史系傳專美此事藝成而下

足以掩德故君子慎所尚也

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覘國

者以人為輕重 元所案史通模擬篇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

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所謂

貌異而心同也 晉書載記慕容雋字宣英號之第二子號死即位慕容恪

字元恭號之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業聞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

恪尚存所憂方大耳

宣帝紀論竊鐘掩耳以眾人為不聞出淮南子 元所案

唐太宗御製論曰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

晉明掩面恥欺偽以成功不勒肆言笑好同以定業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

唯後代亦猶竊鐘掩耳以眾人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為莫覩 呂氏春

秋不苛論自知蕭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

困學紀聞主卷十三 三十七

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掩其耳淮南子說山訓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僧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恃矣淮南蓋本呂覽梁任助勸進箋惑甚盜鐘李善注引呂覽

楊盛不改義熙晉安帝九年改元義熙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夷

無人哉原注盛武都王何云王疑作氏又云皆深傷宋季之無人也

○元圻案宋書氏胡傳畧陽清水氏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為豪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騰子駒始徙仇池晉安帝以楊盛為仇池公高祖踐阼進盛車騎大將軍加侍中永初三年改封武都王以長子元為武都王世子武都王雖為蕃臣猶奉義熙之號盛謂元曰吾年已老當為晉臣汝善事宋帝故元奉焉

袁宏以伏滔比肩為辱似知恥矣而失節於桓溫之

九錫恥安在哉全云此指葉李輩嘗立名節而不終○元圻案文苑傳袁宏字彥伯性強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辨論

每不阿屈世說新語八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上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虎袁宏小字王彪之傳溫過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謂宏曰卿固才大安可以此示人問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白可更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謝安傳使袁宏具神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文苑傳伏滔字元度平昌安邱人有才學少知名桓溫引為參軍從伐袁

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傳具載其文餘無貶詞袁彥伯何以羞與比肩而厚齋稱之為知恥當更詳考元史一百七十三葉李傳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宋景定五年世祖南伐會憲宗崩世祖班師襄陽圍解賈似道自詭以為己功益驕恣李乃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似道知書藁出於李嗾其黨劉良貴誣李僭用金飾齋扁竄漳州會宋亡歸隱富春山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即授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云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詔

謝邈傳孝武多賜近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

毀之通鑑云帝好為手詔詩章以錫侍臣閩本云錫元板作賜

或文辭率爾徐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

經帝重覽然後出之事見孝武紀寧康三年此一事也晉書以為

謝邈通鑑以為徐邈必有一誤閩按通鑑亦本晉書儒林傳

邈字彥度性剛梗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

儒林傳徐邈東莞姑幕人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謝安舉以應選遷散騎常侍帝好為手詔詩章云云文與通鑑同愚按謝邈所焚者乃已被賜之章故得毀之徐邈所刊削者似指未賜侍臣者而言以徐邈常在西省侍帝故也且謝性剛譏徐性慎密事亦各肖其人似非一事不妨兩存晉書兩傳同有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時議以此多邈之文故厚齋疑有一誤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

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投稊於江曰使彼懼而知

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考之吳

猶有死守之臣謂丞相張悌也杜預所以詭形而不敢露陳

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預之言

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元圻案杜預傳時帝密有滅吳之期帝報待明年預再上表曰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南史陳後主紀預明二年隋文帝謂僕射高瑛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入請

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稊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

襄陽人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眾三萬渡江迎之至牛渚沈瑩

曰晉治水軍于蜀久矣宜畜眾力待來一戰今渡江迎戰若或摧喪則大事

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吾恐蜀兵來至此眾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

宜渡江決戰若其喪敗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如子計坐待敵到君臣俱

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悌為晉軍所殺隋書

韓擒傳大舉伐陳以擒為先鋒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次于新林陳人

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之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

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為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擒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

奴擒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按韓擒即

韓擒虎唐史臣避唐諱故去虎字

文心雕龍明詩篇謂江左篇製溺乎元風續晉陽秋日正

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盛何云佛理疑當為元理郭璞

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蔡綽轉相祖

尚而詩騷之體盡矣愚謂東晉元虛之習詩體一

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愚謂以下二十字闕本作小註今從何本何云景純蓋始變永嘉之體非孫

許之弊自景純始也 集證蘭亭詩載宋桑世昌蘭亭考○元圻案宋書謝靈運傳論在晉中興元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彈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莫不奇言上德託意元珠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原之氣 世說新語三簡文稱許椽條注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有綜百家之言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元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 三國志魏鍾會傳注王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辨能言正始中黃門侍郎缺晏議用弼補臺郎又曹爽傳晏何進孫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 晉書郭璞傳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 璞作遊仙詩七章載文選李善注曰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緇縷被餐霞倒景餌玉元都 孫綽許詢晉書無傳王羲之傳云羲之雅好服食養生初度浙江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允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與羲之同好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 文選孫綽遊天台山賦李善注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為章安令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于時才筆之士綽為其冠又江淹擬許徽君自序詩善注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宏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漢善屬文時人皆欽愛之

梁武帝勅羣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

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為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

閱按王氏似以通史與通鑑同一編年體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並列正史吳均傳武帝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畢惟列傳未就卒史通云其書以史記為本異者惟無表耳此豈編年體玉海入雜史類不入編年得之○元圻案史通六家篇梁武帝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以還則全錄當時紀傳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做通史而取其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黃氏叔琳史通訓故補北史景穆十二王傳濟陰王暉業撰魏藩王家世號辨宗錄非科錄也常山王遵傳元暉常山王遵之後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為科錄起伏羲迄晉宋凡十四代表上之子元暉業者誤 書錄解題別史類高氏小史一百三十卷唐殿中丞高峻撰本書六十卷其子迴分為一百二十卷蓋鈔節歷代史也司馬溫公常稱其書使學者觀之中興書目德順之間迴序但云分六十卷為百二十取其便易而已初未嘗有所增加

也其止於文宗及唐末者殆皆後人傅益之非高氏本書

宋周朗有櫝帶寶笥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視

日食之說皆足以傲世迷

元圻案宋書周朗傳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世祖即位普責百官讜

言朗上書曰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為櫝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豈非以目食者乎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

山陽公卒於魏明帝青龍二年

陳留王卒於晉惠帝太安元年

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

弑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

其跡自劉裕始

元圻案通鑑綱目晉恭帝元熙二年六月劉裕遣建康稱皇帝廢帝為零陵王永初二年宋主裕弑零陵

王于秣陵又宋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宋蕭道成自進爵為齊王遂稱皇帝廢其三準為汝陰王徙之丹陽五月齊主蕭道成弑汝陰王滅其族梁弑宋

巴陵王陳弑梁江陰王隋弑北齊介公闡

徐羨之傅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衛之甯喜也文

帝不失為叔孫昭子

元圻案通鑑綱目宋營陽王景平二年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為營陽王遷於吳

六月弑之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是為文帝元嘉三年正月宋討徐羨之傅亮誅之謝晦舉兵反江陵宋主自將討謝晦二月誅之

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還之

戒昭昭矣

元圻案宋文帝為太子勅所弑魏太武為中常侍宗愛所弑宋書文帝紀論曰帝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

時莫不仰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難結商豎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也魏書太武紀論曰帝掃統萬平秦隴蕭遼海濶河源其功大矣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未乃釁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老子上經儉武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偃武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葉少蘊

石林燕語

云齊武帝欲為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

為非古或以為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作誌墓

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女冢銘隋得

王戎墓銘為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全云名瑗書

張衡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墓

三代有之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

東漢誌墓初猶用甄久方刻石元圻案唐封演封氏聞見

誌於曠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制墓下題版文原此制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若無殊才異德者但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案儉此說石誌宋齊以來有之矣齊時有發古冢得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河東賈昊以為司馬越女嫁為荀晞子婦檢之果然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旁作窰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有數百字然古人葬者亦有石誌但不知今代貴賤通用耳南齊書文學傳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口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歐陽公集古錄張衡墓銘其刻石為二本一在南陽一在何城又宋文帝碑跋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來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周益公跋王獻之保母碑云銘墓三代

有之薛尚功鐘鼎欵識第十六卷載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保蓋古者範銅精巧鑲以為器死皆用自漢錢幣益重銅禁日嚴不宿業於是陶土堅緻與鐵石等子得光武時梓潼扈居墓甄先敘所歷之官末云千秋之宅撫脫隸書而非錯也又有章帝時范君甄銘以四字為句厥後銅雀之瓦遂可作硯字亦隱起以此知東漢誌墓初猶用甄久方刻石紹興中予親見常州宜興邑中廝出靈帝時太尉許馥塚有碑漫滅惟前有百餘字可讀大畧云夫人會稽山陰人姓劉氏太尉之婦也任昉在梁撰文章緣起乃謂誌墓始晉殷仲文洪丞相迺跋云世傳東漢墓碑皆大隸疑昉時尚未露見其說良是惜乎洪公不見漢甄也宋祝穆事文類聚六十載事始曰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顏延之為王彌作墓誌以其素族無銘誅故也遂相祖習魏侍中繆襲製埋文父母墓下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聞知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王戎墓銘有數百字然則魏晉以來有墓誌也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刊石埋墳前厥後墓誌恐因此始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程致道贊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元圻案南齊

字思光吳郡吳人也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列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奇愛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何

遠春渚紀聞七上與蔡京論書良岳復召米芾至合書一大屏指御前端硯使就用之芾書成即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抱負趨出餘墨濡漬袍袖上曰顯名不虛傳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程致道名俱衢州開化人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歷官徽猷閣待制封新安伯宋史入文苑傳著北山小集四十卷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繪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子顯以齊

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元

案宋袁褰楓窗小牘曰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梁書蕭子顯傳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之愛過諸子封寧都侯梁天監初降爵為子撰齊書六十卷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讀史管見十二謂易之革曰順天應人未聞應天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愚按梁武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後人應天

之語蓋襲其誤原注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為爪距豈知祚移其子乎何云宋以歸德為應天府而明初襲之其後又改

北平為順天則兩京之名雷同矣以經義取士而經亡安得讀書人而用之○元圻案南史文學傳顏協字子和父見遠齊和帝鎮荊州以為錄事參軍及即位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而顏見遠乃至於此易大有象傳應乎天而時行班彪王命論班固東都賦漢書敘傳俱有應天從人之語後漢黃瓊疏亦曰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又東都賦注引禮緯含文嘉曰湯武順人心應於天則又在班氏父子之前惟李善注引革象傳亦作應乎天而順乎人實誤耳梁書武帝紀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皇考諱順之齊高帝族弟也參預佐命封臨湘縣侯

梁武帝時錢陌滅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滅三錢始有省陌之名元圻案梁書武帝紀中大

同元年詔曰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滅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自今可通用足陌錢夢溪筆談今之錢數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湜為塾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為陌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滅三錢以七十七為陌輸官仍用八十容齋三筆四用錢為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錢錢之故商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陌名曰西

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陌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為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為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以七十七為百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顧氏日知錄曰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始於梁也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

負汝事見魏書賈景興傳偽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

屈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元圻案岳珂程史十四喻汝礪三嶋人靖康初為祠部員

外郎偽楚之僭集議密省簪弁惟懼喻獨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即日掛冠去於是捫膝自號有集十四卷劉後漢光祖實序之焉

宇文泰弑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

亦一莽也方樸山云具一隻眼錢氏大昕曰此是公論善見歡所立實炬泰所立通名為君政之不由元氏久矣後儒必左袒關

西非持平之論元圻案通鑑梁武帝紀中大通六年七月魏高歡引兵渡河魏主西奔長安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十二月魏孝武帝

關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由是與泰有隙癸巳帝飲酒遇醜而

死魏書出帝紀帝為宇文黑獺所害通鑑梁元帝承聖三年正月魏太師泰廢魏主立其弟齊王廓四月泰醜殺廢帝又簡文紀大寶三年魏丞相泰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為湯武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不如泰曰我安敢比湯武庶幾望伊周何至不如桓文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

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

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發不恤緯而憂

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委質有年

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

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閻按謂北史非北齊書案北齊書長賢無傳蘭艾

混殺甚矣原注長賢徵之父也元圻案北史齊魏長賢傳長賢收之族叔也齊著作郎河清中上書譏切時政大忤權幸親故以

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為書以相規責長賢答書云云

高洋之惡浮於石虎符生一楊愔安能救生民之溺

平元圻案顏氏家訓慕賢篇齊文宣帝即位數年便沈酒縱恣畧無綱紀尚能委政尚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謚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
高洋歡之子澄之弟東魏主善見武定八年廢魏主而自立改武定八年為齊天保元年北齊書文宣紀論曰帝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崔鴻後趙錄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勒父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勅弟既廢殺宏稱居攝趙天王大赦改元又前秦錄侍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皇始五年僭即皇帝位通鑑梁紀敬帝太平元年齊文宣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脩教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北齊書楊愔傳愔字遵彥宏農華陰人

執笏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事見周書武帝紀紫緋綠袍始於

隋大業六年元圻案隋書禮儀志七大業六年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度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通鑑注云自此文武官常服遂以為品色笏制詳于玉藻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此云執笏始於宇文周蓋古祇笏於腰間不執之於手也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此通志藝文畧之說通鑑晉安帝元興三年引

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全云方等二字出佛書元圻案通鑑引蕭方

等論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襲之是以漢高敖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綱目所引蕭方論與通鑑同梁書世子傳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注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顏氏家訓風操篇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元帝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焉太平御覽六百十載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漢大將軍東平王約漢王聰戲之曰汝誦何書味何句也約曰臣誦孝經每誦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至於上不驕高而不危未嘗不反覆誦之聰大悅三十國春秋今已不傳記此二條其人其書猶可得其仿佛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案事具晉書賈充傳及賈后傳隋之平陳

以楊素隋文帝開皇八年以楊素為行軍元帥九年正月滅陳其亡也亦以素原注立太子妃易太

元感之於素猶李敬業之於勣也煬武之立子亡之兆也

素勣之力也其子孫閻本無孫字閻云敬業勣之孫今從何本增欲撲其燎可

乎全云敬業與元感同科深亭誤矣元圻案賈充納其女南風為太子妃太子即位立為皇后后弑楊太后殺太子遜晉室遂亂劉淵稱帝懷

愍北符 楊素潛廢太子勇而立廣廣弑文帝而隋室以亡 隋書楊元感傳元感司徒素之子也襲爵楚國公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遂與諸弟潛謀廢立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 唐書李勣傳帝欲立武昭儀爲后訪於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勣子震震子敬業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起兵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

祖君彥檄光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

論 原注反支日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元圻案通鑑隋紀恭帝義寧元年

李密襲興洛倉前宿城令祖君彥往歸之君彥之子也密移檄郡縣數場帝十罪君彥之辭也 潛夫論愛日篇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遂蠲其制王氏原注卽王符傳注文也注云見陰陽書 文苑英華六百四十六祖君彥爲李密檄洛川文曰大禹不重於尺璧光武不隔於反支 唐李德裕丹展六歲亦云光武至仁反支不忌

北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之忌見於此 元圻案北史李渾傳渾弟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姊筆臍用之未逾晦朔遂通

急就內外以爲非常兒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問栗

事沈約以少三事而爲悅君之於臣爭名記誦之

末燕泥庭草於隋煬何議焉 元圻案南史劉峻傳峻字孝標本名法武平原人梁武帝每集

六十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自是惡之不復引見 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卽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諫乃止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曰以是知漢文自謂不及賈誼賢矣 通鑑隋紀煬帝大業九年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緣復能作此語耶 宋孝武欲擅書名王僧虔不敢顯跡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事正相類

李仲信 爲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

所不取者皆小說也 閻按語類云南北史除通鑑所不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說洵然然則通鑑果專

取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以為書

繼序案李仲信屋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

隋之不久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以不仁得

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復三

代之樂其能久乎何云迂鄙無謂寶常之先見不逮房元齡

閻按不但房喬其父彥謙亦具先見見隋書全云聞其樂而知其德寶常之所以泣也豈謂用古樂而遂可久○元圻案隋書藝術傳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妙達鐘律遍工八音常聽太常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大業之末其言乃驗

劉肅大唐世說新語七房元齡開皇中隨父彥謙至長安時天下晏安論者以為國祚無疆元齡密告彥謙曰隋帝盜有天下不為後嗣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

隋書房彥謙傳彥謙字孝冲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

一統論者咸謂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性多忌尅不納諫爭太子

卑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施宏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

徐楚金說文繫傳云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

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是是安步也而

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集證羅泌路史隨文帝惡隨從是改為隋不知隋自音安隋者尸祭鬼神之物

亦云舉殺裂落肉之名卒以隋裂終

陳無淮無荆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有人

也全云此有感於劉整之以蜀呂文煥之以蜀夏貴之以淮西並降於元而當時中外諸臣遂不能自支也集證杭大宗諸史然疑考陳世高

祖百戰而百克後主一戰而即擒豈異人任失廟算也隋軍濟江魯廣達蕭

摩訶任忠樊毅諸人南北支離未戰輒潰使賀緯之眾不血刃而入臺有僥

倖焉固非其戰之力矣陳廷之上居槐衮者無納牖之忠秉麾鉞者鮮結纓

之節上書極諫乃一二尤散之傳緯章華然猶不免悻悻焉力戰而死又僅

僅一隊主之揚孝辯父子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陳之所謂柄臣世臣者不聞

有一人可持於忠義之傳嗚呼陳可謂無人矣深亭之論原其始造也○元

魏節閔帝陽瘖避禍至於八年閻按魏書北史並云絕言將垂一紀○案通鑑云帝閉口八年

終身為范粲可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

以不免程子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紀帝諱恭廣陵王羽之子帝以元又擅權因託瘡病絕言將垂一紀及莊帝崩余朱世隆等以王潛黜身有過人之量乃令王所親申其意且兼迫脇王遂答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悅奉進璽綬二年齊獻武王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脩太昌初帝殂於門下外省晉書隱逸傳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官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

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為王

凌死不為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死

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與其含恥而存

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質之移檄也與其屈辱而生

不若守節而死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為南鬼不為

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忌寧為趙鬼不為賊臣

則有趙仇池之田崧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則有

魏樊城之龐惠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則有晉

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

載如生其視叛臣案臣疑要利者猶犬彘也全云龐惠寧

○元圻案南史袁粲傳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粲鎮石頭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齊高帝遣戴僧靜向石頭斬粲及其子最又褚彥回傳彥回與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謂彥回曰國家所倚惟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齊臺建彥回曰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高帝謙而不許世頗以名節譏之於時百姓語曰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又沈攸之傳攸之字仲達宋廢帝既殂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齊高帝遣攸之子齋廢帝劊斫之具示之攸之曰吾寧為王凌死不作賈充生遂起兵破與子文和自經死陳書魯廣達傳廣達字通覽後主即位徵拜侍中賀若弼攻敗諸將乘勝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痛哭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乃就執入隋以憤慨卒江總題其棺頭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晉書符登載記登討姚萇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於忠節凡百君子皆素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

載記又稱郭質為鄭曜所敗遂歸於襄襄以為將軍反顏事仇亦一陳琳耳
似不足以廁諸公之列通鑑晉紀穆帝升平二年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
在荀羨引兵擊之羨兵十倍於堅堅戰殺羨兵千餘人羨進攻之堅歎曰吾
自結髮志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命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
謂將士曰今危困計無所設卿等可去我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眾
亦俱死耳堅曰今當為卿曹決鬪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
射之皆應弦而倒羨兵從塹下斫橋堅人馬俱陷生擒之堅憤惋而卒南
齊書魏虜傳沈宏大舉南寇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永泰元年城陷思忌
問之曰今欲降未思思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死晉書劉曜載記楊難
敵襲仇池勉之執田崧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為盡
忠我獨不可乎崧厲色大言曰吾寧為國家鬼豈可為汝臣為難敵所殺
三國志魏龐惠傳惠屯樊為關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
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惠罵曰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遂為羽所殺晉書
忠義傳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隆安中為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被執與謂
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與
怒幽之遁歸江東案陳容曰今日寧與滅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
為袁紹所害元魏張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栢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
元顯和曰我寧為忠鬼不能為賊臣俱為元法僧所害當增此三人宋史
紀事本末度宗咸淳九年元兵陷樊城范天順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牛富
身被重傷赴火死裨將王福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咸淳十
年元兵進至沙洋都統邊居誼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戰死
焉帝景德祐元年元兵犯江淮招討汪立信曰我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吾今

日猶死于宋土也元兵犯池州通判趙卯發謂其妻雍氏曰我守臣不當去
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書几上曰國不可
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元兵略饒州通判萬道同諷知州唐震隆
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江萬里聞襄陽城破鑿池芝山後圃偏其亭曰
止水謂其門人陳偉器曰我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遂赴止水死子鎬及
左右相繼投池中伯顏至常州知州姚嘗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城破嘗死
之或謂炤曰城東北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也伯顏執安節不屬
死帝景德祐二年夏貴家僮洪福從貴積功知鎮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
貴至城下好語請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突入執福福罵
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肯背國初臨安既陷阿木以太皇太后兩下
手詔諭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發弩
射死使者幕客或勸自為計庭芝曰我惟一死而已阿木復遣使持元主詔
諭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阿木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
歸歛庭芝不納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赴泰州阿木
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招降會姜才發背不能戰庭芝投蓮池水淺不死
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木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乃皆殺
之元兵自德祐元年圍潭州安撫兼知州事李芾拒守至二年正月阿里海
督戰益急諸將請曰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汝第死守復言我先
戮汝知衡州尹穀寓城中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
正欲合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與家人自焚死芾命酒酬之囚留
兵佐夜飲傳令猶以盡忠二字為號參議楊遠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
下沈忠曰吾力竭分當死我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

受刃忠繼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慟哭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寶應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厚齋此條思古人所以弔今人也故備錄之

韋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迥之討楊堅所以存周

也孝寬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迥堅之篡也孝寬

實成之難以適春秋之誅矣元圻案周書尉遲迥傳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種號

尉遲部因而姓焉封蜀出為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迥望位素重懼為異圖乃令迥子淳齋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韋孝寬代之迥以隋文帝將圖篡奪遂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以韋孝寬為元帥迥大敗孝寬縱兵圍之迥自殺又韋孝寬傳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于謹伐江陵平之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

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為其

父者亦少愧哉元圻案漢書外戚傳孝平王皇后薨女也莽即真后年十八矣常稱疾不朝莽欲嫁之更號為黃皇室主

令成新公孫建子豫飾將鑿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目見漢家投火中而死周書皇后傳宣帝楊皇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宣帝不豫詔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等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帝內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為樂平公主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注見本卷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

山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問按惜有恩事梁齊周隋之之推之推見遠之孫之儀之弟也父協

亦義士○元圻案北史文苑傳顏之推字介珉琅琊臨沂人祖見遠父協並以義烈稱弟之儀字升幼周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帝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深為帝所忌宣帝崩遺詔以隋文帝輔政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南史顏協傳稱協子之儀之推北史之推傳稱弟之儀未知孰是唐書忠義傳顏某卿字斯與真卿同五世祖假常山太守安祿山反攻常山某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賊脅使降不應至洛陽罵祿山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在節解以肉敢之罵不絕賊鈞斷其舌某卿舍胡而絕顏真卿傳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為平原太守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帝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遣真卿往諭希烈大會

其黨召真卿朱滔等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
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
雖被執誣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
脅耶希烈害之 儒學傳顏師古字籀祖之推父思魯

男忠錫孫 孝濬 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三終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餘姚翁元折載青輯

攷史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

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陸贄云府兵

八百所而關中五百 案陸宜公論關中事宜狀云太宗列置府
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

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 杜牧云折

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 集證杜牧作原十六衛云外開折衝果
毅府五百七十四上府不越一千二百

人五百七十四府
凡有四十萬人 舊唐書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

四 何云似當以六典為據○六典云凡
天下之府五百九十有四有上中下 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

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

十二今本唐會要七十二府兵關內置府三百六十一積兵士十六萬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迺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隸焉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案與此條所引數目互異

五百九十三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府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府鄴侯家傳今以地志考之十

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關內二百七十三餘九道

二百九十三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府六十二河東道一百四十一道二劍南道

十嶺南道三參以志傳差互不齊王海云恐地理志所載猶有遺缺

二年間神宗熙寧

十一月問何處言府兵最備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

言之詳備朱子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稿云某不曉寫進李鄴侯傳於宇文泰蘇綽事何所預後讀熙寧奏對日錄乃得其說如此

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元圻案唐書兵志曰府兵之志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因之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各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

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初學記州郡部員觀十三年

大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依敘之為十道關內道者禹貢雍州之域東自同

華略河而北西自岐隴原會極于北垂盡其地也河南道者禹貢豫徐青兗

四州之域北距河東至海南及淮西至荆山盡其地也河東道者禹貢冀州

之域西南距河北盡朔垂悉其地河北道者禹貢冀州之域南距河東至海

北盡幽營悉其地隴右道者禹貢雍州之域自隴而西盡其地山南道者禹

貢荆梁二州之域北距荆華二山之陽絕漢水而南至江西距劍閣盡其地

劍南道者禹貢梁州之域梁州自劍閣而南分為益州是為劍南道淮南道

者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東界自淮以南略江而西盡其地也江南道

者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南界北距江東際海南至嶺盡其地也嶺南

道者禹貢揚州之南境其地皆粵之分自嶺而南至海盡其地也鄴侯家傳

曰初置府兵於西魏大統中周文帝與度支尚書蘇綽之謀也自三代之後

無與為比雖戰國之教士武卒技擊皆不及又曰府兵之制史冊不甚詳臣

家自西魏以來世掌其任臣高祖仲威從神堯入長安為左屯衛將軍兼主

太原從義之師於隴首監總南北禁軍之任所以臣家備知又曰隋謂之鷹

揚府皇朝改為折衝府折衝構組之間旋師在席之上也改即將為都尉又

置果毅都尉二人為之副唐書兵志曰古者兵法起於井田周衰王制不

復惟唐立府兵之制始一寓之於農居無事時畊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

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歸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

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唐權德輿陸宣公翰苑集序曰公諱贊字敬輿吳郡蘇州人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詞科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貶忠州別駕四庫全書唐會要題辭戴冕氏讀書志曰唐會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初唐蘇冕敘高祖至德宗九廟沿革損益之制大中七年詔崔鉉等次德宗以來事至宣宗大中六年以續冕書溥又採宣宗以後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正月奏御詞簡理備太祖覽而嘉之詔藏於史閣賜物有差唐書李泌傳泌子繫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紙筆著家傳十篇宋蘇頌題鄴侯家傳後云李繫述其父泌之事跡起天寶被召中間遷謫迄正元中終於相位其所論著甚悉然與唐史小異文字亦有不倫次者蓋繫以罪繫獄得廢紙敗筆於獄吏以成其業且戒家人令求大手筆別加潤色後亦不果故疏略類抄節

了齋閻按了齋陳瓊號云顏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為立像至開

元中始與十哲合為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

哲為坐像原注集古錄李陽冰縉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閻損等九人為立像陽冰

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跋云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監司業郭瓊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為立侍配享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配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得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

詔十哲皆為坐像據陽冰記縉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云云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魏徵傳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新史

潤色之語也貞觀政要云太宗謂羣臣曰貞觀初

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徵勸

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

突厥自古以來嘗為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

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新

史於屬賓傳又云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以

通鑑考之與政要所載同一事原注或謂太宗以既効自滿非也全云此注是正文○

元圻案唐書屬賓傳屬賓隋漕國也居蔥嶺南距京師萬二千里而贏貞觀中獻名馬太宗語大臣曰朕始即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服四夷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遠人伏矣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徵力也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四年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

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 葉水心習學記言卷四十按舊史言惟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皆魏徵之力蓋舊史既已著語而新史又轉易之不知當時本說定云何也 書錄解題史部典故類貞觀政要十卷唐吳兢撰館閣書目云神龍中所進

鄭毅夫

閩按毅夫名獬安陸人進士第一官翰林學士宋史有傳

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

為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

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為文

原注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集證玉海三十一金石錄有太宗

溫泉銘文苑英華載太宗小山賦○元圻案唐會要六十五貞觀七年上謂侍臣曰朕嘗戲作艷詩世南進表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輕薄成俗非為國之利賜令繼和請不奉詔旨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治 東坡晉潭州石刻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 續通鑑長編二百七十五神宗熙寧九年五月上論范仲淹欲修學校貢舉法乃教人以唐人賦體動靜交

相養賦為法假使作得動靜交相養賦不知何用仲淹無學術故措謹止如此而已安石曰仲淹天資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遠其好廣名譽結遊士以黨助甚壞風俗上曰所以好名譽止為識見無以勝流俗爾如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學庾信為文此亦識見無以勝俗故也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問不容穢鄭伯

克段于鄆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會是以為

投機乎晉欒書將弑厲公召士句韓厥二人皆辭

事見成公十八年左傳 太宗臨湖殿之變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

靖勣賢於公謹遠矣

何云博謀英衛無乃機事不密當時自府僚以外未必參同新史仍二人家傳虛辭

耳 閩按鄭伯以下乃王氏論新史論○元圻案唐書張公謹傳公謹字宏慎魏州繁水人秦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論曰投機之會問不容穢此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 容齋續筆十四晉厲公既殺卻氏三卿欒書荀偃執公召士句辭不往召韓厥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子竟弑公而不敢以句厥為罪豈非畏敬其忠正乎秦王與建元吉相忌害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等日夜勸王誅之王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二人及至

登天位皆任為將相知其有所守也晉唐四賢之識見略等而無有稱述者
唐史至不書其事殆非所謂發潛德之幽光也 通鑑唐紀高祖武德九年
考異曰統紀云秦王懼不知所為李靖李勣數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
申犬馬之力劉餗小說太宗將誅蕭瑄之惡以主社稷謀於衛公靖靖辭謀
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由是珍此二人二說未知誰得其實然劉說近厚有
益風化故從之 案新唐書靖勣傳皆不及臨湖之事蓋闕疑之意義門謂
新史仍家傳虛辭誤也其謂當時未必博謀英衛頗具隻眼 葉水心習學
記言第四十云新史言張公謹抵龜事為投機之會不知兄弟相屠遂攘父
位何名機會甚矣其無識也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
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
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
苟人臣所以明大節 何云宋制尤渾厚○案此制劉原父公是集載之疑是誤收 大哉王
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代
史不為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

文字

原注通附傳在建隆實錄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全云晉武

帝亦能下詔稱諸葛瞻傳僉錄其後人免其籍沒亦稱許允之風望所以為
開創一統之規模也○元圻案隋書誠節傳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署領河
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章義節等攻之不克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
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
弦而倒成餘糧食乏絕為左右所害 通鑑貞觀十二年二月詔曰隋故鷹
擊郎將堯君素云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宋周密齊東野語
曰舊傳堯于之學於歐公一日造劉貢父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稿劉
問為韓瞻眼立傳乎堯然劉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唐餘錄者直
集賢院王暉子融所撰寶元二年上之時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歐陽書未出
也此書有紀志傳又博採諸家之說傲裴松之三國志附見下方表韓通於
忠義傳且冠之以國初褒贈之典新舊史皆所不及焉其後呂伯恭編文鑑
制語一類亦以褒贈通制為首 宋孫穀祥野老紀聞云子瞻問歐陽公曰
五代史可傳否公曰修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為
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撥甲誓師出抗而死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正觀之治 何云房

年 姦臣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寶之亂

何云李十九年 閻按房杜並稱而杜以貞觀二年正月相三年十二月罷
故止及房房相二十三年李相十九年 方樸山云秦檜相宋亦十九年○

元圻案舊唐書房杜傳房喬字元齡新唐書云房元齡字喬二書不同李德裕謂武宗曰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淳風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僭竊之後姦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啟非由人事也愚謂左氏載陳敬仲畢萬之筮太史公載趙簡子之夢皆此類全云正論集證宋藝文志張唐英唐史發潛六卷○元圻案唐書方技傳袁天綱益州成都人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后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又李淳風岐州雍人太宗得秘識言唐中弱有文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史記趙世家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吾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

佩魚始於唐永徽高宗初元一年以李為鯉也武后天授元

年改佩龜以元武為龜也集證唐車服志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

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為龜中宗初罷龜復給以魚○元圻案程泰之演繁露十張驚朝野僉載漢發兵用銅虎符唐初用銀兔符以兔為符瑞也又以鯉魚為符瑞遂為銅魚符以佩之至僞周武姓也元武龜也又以銅為龜符又云上元中佩刀稱算袋仍為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象鯉之強兆也至僞周乃絕景雲唐復興又準前結佩為飾

治平宋英宗年號末年始鬻度牒攻之唐史肅宗時裴冕建

言度僧道士收貨濟軍興此鬻牒之始也閻按出裴冕傳食貨

志則前此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眾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御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度道士僧尼實不始於冕至今祠部給僧尼牒則天寶六載五月制也

鍾紹京為宰相而稱義勇於楊思勗之父史不載也而石刻傳於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揜如是臧

堅以刑人之信為辱事見襄公十七年左傳此何人哉林甫國忠

因力士以相其原見於此李揆當國以子姓事輔

國不恥也紹京何責焉閩按紹京起家錄事耳故王氏謂不敢望第一人之李揆也○元圻案趙明誠

金石錄跋尾二十六右唐楊歷碑題云義男光祿大夫前中書令上柱國越國公太子右論德穎川鍾紹京撰銘并書歷中官楊思勗之父也紹京出於胥史無他才能特以寅緣附會致位宰相固無足道者然屈於闞豎至以父事之又以著之金石略無愧恥亦甚矣書之可以為後來之戒而新舊史皆闕焉故余詳錄之於此 唐書鍾紹京傳紹京虔州贛人初為司農錄事以善書直鳳閣會討韋氏難紹京帥戶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明日進中書令以賞罰自肆當時惡之宦者傳楊思勗羅州石城人少給事內侍省從元宗討內難帝倚為爪牙高力士傳力士馮盎曾孫也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昌其姓先天中知內侍省事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章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皆厚結力士故能躡至將相李輔國傳輔國本名靜忠以闖奴為閑廐小兒肅宗任以肱膺事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李揆傳揆字端卿系出隴西為冠族開元末擢進士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揆美風儀善奏對帝嘆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

鄭薰傳云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亦庶幾

有守矣文苑英華九百三十二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

云孰稱全德其仇公乎其敘甘露之事謂克殲巨

孽乃建殊庸以七松處士而秉此筆乃得佳傳於

新史案鄭薰舊唐書無傳豈作史者未之考歟碑云大中宣宗年號五

年念功錄舊詔詞臣撰述不敢虛美以元惡為忠

賢猶曰不虛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競

有以哉原注宣宗召章澳問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手曰尚畏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極之黨歟○

元圻案唐書鄭薰傳薰字子溥七鄉里世系擢進士第為吏部侍郎時數大放階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戟于是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為隱巖蔣松于庭號七松處士云又宦者仇士良傳士良循州興寧人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魚宏志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與已就縛士良肆脅辱令自署反示牒于朝士良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恩禮不衰 甘露之事參攷李訓傳乃詳

韋澳唐書有傳 鄭薰誣鄭畋罪不可任郎官出之見新書鄭畋傳

席豫未嘗草書曰細猶不謹而况巨耶然豫為黜陟使言安祿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謹哉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

多幸也

原注席建侯即豫也唐史避代宗諱稱字孔光黨王莽則不言温室樹不足以為謹席豫黨祿山則未嘗草書不足以為謹

○元圻案舊唐書文苑傳中席豫襄陽人徙家河南豫進士及第累官至吏部侍郎與弟晉俱以詞藻知名而豫性尤謹雖與子弟書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必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况巨耶卒諡曰文又安祿山傳黜陟使席建侯言其公直無私新唐書席豫傳在列傳五十二其辭略同

容齋續筆

案容齋宋洪邁號著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今存 辨嚴武無欲

殺杜甫之說愚按新史嚴武傳多取雲溪友議宜其失實也 元圻案容齋續筆六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相為蜀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甫傳云武以

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狀瞻視曰嚴揮之乃有此見武衛之一日欲殺甫冠鈞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褻躁嘗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按甫集中詩凡為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癸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翰餘延子荆蓋以自况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始是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唐書嚴挺之傳挺之名俊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張九齡雅知之欲引以輔政子武字季鷹劍南節度使破吐蕃七萬衆于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類雲溪友議三卷唐范摅撰摅始末未詳自號五雲溪人故以名書五雲溪者若耶溪之別名也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棕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

喜泣下致堂

讀史管見二十五

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棕李宗

閱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掇取之以文饒為人大概觀焉無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張固所撰

幽閑鼓吹雜說不足信也

全云胡身之亦辨之。元圻案通鑑唐紀文宗太和六年十二月以前西

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李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大戎乎悰有一策可平宿憾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曰公何為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 唐張固幽閑鼓吹曰宋崖李相封川李相早相善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封川在位宋崖為兵部尚書必當大拜封川百方阻之未效邠公杜相封川黨謂封川曰大戎有辭學而不由科第于今快怏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封川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御史大夫曰此即得邠公乃馳詣宋崖迎揖曰安得訪此寂寥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傳達遂言邠相之拜宋崖驚喜雙淚遽落曰大門官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 李德裕字文饒趙人元和宰相吉甫之子武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本傳稱其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為文章其謀議援古為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 杜悰字永裕京兆萬年人武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書附見其祖伯傳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類幽閑鼓吹一卷唐張固撰周始末未詳所載雖篇帙寥寥而其事多關法戒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

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辭而止愚按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說懇辭大字眾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為相加集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圓為辭傳誤

矣 方樸山云此事洪容齋已言之。元圻案唐會要六十四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麗正書院為集賢院以張說為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欲以崇寵大臣景龍中修文館有大學士之名如臣豈敢以六為稱上從之又貞元四年李泌奏伏蒙以臣為集賢殿大學士竊尋故事中書令張說中朝元老碩德鴻儒懇辭大字眾稱達禮其後至德二載崔圓為相加集賢殿大學士其後因循遂成恒例望削去大字崇文館大學士亦准此敕依宋吳縝新唐書糾繆三案李泌傳云明皇帝及肅宗本紀天寶十五載丙申六月劍南節度使崔圓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乾元元年戊戌五月罷罷崔圓本傳亦與紀同其傳末云大歷中卒案大歷止於十四年己未而李泌以貞元三年丁卯方為宰相設若崔圓以大歷十四年卒至李泌為相之年崔圓之卒亦已九年矣何云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乎且又此乃李泌議學士不可加大而固辭朝命之詞既而殊不言

朝廷之聽否乃遽述崔圓為相之事疑此句顛倒錯亂其閒脫字必多全不可考 容齋三筆亦云崔圓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 唐書宰相表崔圓以肅宗至德元載六月相較之本紀則遲一年會要則早一年李泌以德宗貞元三年六月相與本紀合較之會要則早一年未知孰是 猶覺察雜記亦云崔圓為大學士引李泌為讓而止蓋承唐書之誤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 事見通鑑 開元四年 致堂 讀史管見二十 謂濟被識擢

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副言矣愚攷通鑑開元二

十二年相州刺史韋濟薦方士張果蓋逢君之惡

者不但實不副言也 原注少陵贈韋左丞詩即濟也○元圻案唐書韋嗣立傳嗣立子濟開元初調鄆城令或

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眾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擢醴泉令天寶中授尚書左丞濟文雅頗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通鑑唐紀元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方士張果自言有神術詭語人云堯時為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恒山中則天以來屢徵不至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中書舍人徐嶠齋齋書迎之肩輿入宮恩禮甚厚 唐劉肅大唐世說新語十張果老先生者隱於恒州枝條山往來汾晉時人傳其長年秘術開元二十三年刺史韋濟以開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迎之賜號通元先生

舊史敬宗紀李翱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

謂翱為韓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

可為直矣求知制誥乃誣善之辭 案新書本傳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

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 荆公嘗辯之曰世之淺者以利心

量君子 全云荆公辯之亦欠透○元圻案舊唐書十七敬宗紀寶曆元年正月辛卯以前禮部中書李翱為廬州刺史以求制誥面數宰相

宰相李逢吉之過也 王介甫書李公文集後曰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者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為不忍於小人可也為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利心量君子 唐書李翱傳翱字習之始從昌黎韓愈為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諡曰文李逢吉傳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元和時同平章事韓愈傳愈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持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

老學菴筆記 全云陸遊作 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

豐易之見筆記四愚觀李文簡名燾字仁甫歷代宰相表云中書

門下班序各因其時代宗以前中書在上憲宗以

後門下在上大歷代宗四年改元大歷十四年崔祐甫與楊炎

皆自門下遷中書不知何時升改放翁所記蓋未

攷此元圻案玉海卷二百一載神宗史志元豐五年四月更官制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相凡三員皆帶職首相為昭文館大學士次兼修國史次集賢院大學士皆平章事其後除拜不常至嘉祐時始只兩相元豐改官制宰相始不帶職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此元豐官制門下在中書之上也

唐李華中書政事堂記曰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與仁甫之說不合

書錄解題小說家類老學菴筆記十卷陸游務觀撰生識前輩年登耄期所記見聞殊可觀也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畧見於通典今問對出阮逸因

杜氏所載附益之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二百五十一神宗熙寧七年三月知制誥王益柔言試將作監王溥疏皓

年嘗注孫吳二書及李靖對問頗得古人意旨欲望許進所注書乞加試用從之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畧見於通典今對問出於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益之也通考經籍考四十六李衛公問對三卷按四朝國史兵志熙寧間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維見通典離析訛舛又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與王震曾收等校正分類解釋令可行豈即此問答三卷耶或別有其書也晁公武陳振孫以為阮逸取通典所載附益之則似即此書然神宗詔王震校正之詔既明見於國史則非逸之假託也唐書李靖傳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以功封永康縣公進封代國公改衛國公卒諡景武

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本朝至道初改為準案續資治通鑑長編

三十八太宗至道元年八月以壽王元侃為皇太子禮官議唐制凡東宮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畫諾詔改諾為準此東宮畫

諾也陸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令諸王曰教其

事行則曰諾猶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晉元帝

為琅琊王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學鳳尾諾則諸

王亦畫諾矣何云上事行何本兼諸王言之後漢書云南陽宗資主畫

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則郡守刺史亦畫諾矣

元圻案六典二十六左庶子之職凡令書下於左春坊則

與中允司議郎等覆啟以畫諾及覆下以皇太子所畫者留為案更寫令書印署注令諾送詹事府 唐書百官志三東宮官左春坊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中允二人正五品皇太子令書下則與中允司議郎等畫諾覆審留所畫以為案更寫印署注令諾送詹事府 文苑英華三百六十二陸龜蒙說鳳尾諾或問予曰鳳尾諾為何等物圖耶書耶對曰余之所聞自晉訖於陳梁以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為王則開府羣僚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牋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啟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賤之文也終繚雜然織與繪莫的知既肯其行必有褒異之辭若今之批答案耳晉元帝為琅邪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外事常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鐸高帝第十二子甚憐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 南史齊江夏王鐸傳鐸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每晨興不肯拂窗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歲高祖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矣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尾諾後漢書黨錮傳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晷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纒 南史陳伯之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梁武以為江州刺史封豐城縣

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溫集

南豐乞賜唐六典狀謂六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

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於述作者

元圻案唐呂溫代鄭相公請刪定施行六典開元禮狀云元宗集儒賢於別殿考古訓於秘文以論材審官之法作六典三十卷以道德齊禮之方作開元禮一百五十卷亘百代以旁通立一王之定制草奏三復祗令宣示中外皇周二紀未有明詔施行 程泰之攷古編九章述集賢紀注開元詔修六典至今在院亦不曾行用 摺述此言即六典書成而不以頒用也然白樂天詩陽城不進矮奴曰城云臣案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止有矮民無矮奴豈是成而不用耶桑維翰傳晉天福五年詔廢翰林學士按奏得免貢矮奴豈是成而不用耶桑維翰傳晉天福五年詔廢翰林學士按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與樞密學士皆廢則六典之書五代猶遵用之不知韋述何以言不用也 晁公武曰六典蓋唐極治之書也或以此書雖成於開元間而不行於一時不學之言也 明王氏蓋重刻六典序曰唐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參領天下之務今六部雖分顧猶尚書省之舊而內閣則隱然中書通政給事則門下之遺也其餘寺監府院以分眾職品職勳階以敘羣材尚多唐舊且非獨唐也唐虞而下損益沿革咸具焉昔宋

祔論唐制精密簡要會登謂六典得建官制理之方文不繁而實備蓋開元中張九齡輩為之其書何可以不傳 唐書禮樂志論曰張說以謂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學士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小有損益不能過也 唐李涪刊誤卷上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掃除枯朽秋則芟蕪蕪蕪掃除者當發生之時欲使盛茂也芟蕪者當秋殺之時除去擁蔽且慮火災也以三公之任隆位高度力展儀以已率眾令巡陵公卿皆持小斧即其義也近代選任稍輕不達舊禮將及陵關則取縣吏持斧擊樹三發謂之告神其為不經又何甚也據此則開元禮當時實已施行後遂浸廢耳

李德裕傳韋宏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 案德裕奏曰宏質賤

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 嘉祐 仁宗三十四年改元嘉祐 六年制策 原注胡武平撰全云名宿 錢穀

大計也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蓋宏字避諱誤

以質為賢 閩按今欒城集韋賢正作質○元圻案胡武平名宿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官樞密副使諡文恭宋史有傳書錄

解題載胡文恭集七十卷久無傳本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哀輯定為四十卷此條所引策問不見集中蓋已佚矣 宋文鑑載此策題作韋賢東坡

對策亦作賢

劉秩為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

元稹守同州旱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寄下愧閭

里民秩稹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可以人廢 閩按韋應物詩

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何讀之惻惻動人○元圻案劉秩字祚卿知幾子也新唐書附見知幾傳不載是疏亦不言其為祭酒通鑑唐紀肅宗乾元元年六月貶前祭酒劉秩為閩州刺史房瑄黨也 權德輿答柳冕書云嘗讀祭酒劉秩疏云大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嘗慕之 唐書元稹傳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同州刺史拜武昌節度使卒稱始言事峭直欲以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墜乃喪所守附官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宗閔

適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宗室為

狀頭有李肱 閩按李肱即開成元年賦霓裳羽衣曲八韻長律登第者○元圻案宋王明清揮塵後錄曰唐書特立宗室傳

贊乃云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程知幾在位無所發明
林甫在姦臣傳知柔相昭宗附宣惠太子業傳後止敘適之峴勉夷簡程石
回七人然李麟乃懿祖後李逢吉李蔚俱隴西同系李宗閔出鄭正房李揆
亦出隴西宰相共十三人不同作一傳何耶 唐宗室宰相本十一人益
以李麟李逢吉李蔚李揆則十五人矣揮塵後錄作十三人蓋從宗室宰相
傳贊所稱九人而增數之也麟逢吉蔚揆唐書各有傳李福即李石之弟附
見石傳 石字中玉襄邑王神符五世孫相文宗停方鎮進奉以直代百姓
稅緡惜在位不久耳

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

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

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屋一人 閩按孝宗乾道七年十一月戊寅賜李屋制科

出身官終著作郎 何云明無制科以一甲三人為榮選狀元八十六人入
相者自胡廣至魏藻德凡十七人榜眼探花入相者自楊榮至傅冠凡三十
人 集證晁氏讀書志唐制舉科目圖一卷不題撰人凡七十六科仕至宰
相者七十二人唯劉蕡名最高而官最不達 玉海百十六本朝制策入三
等者吳育蘇軾范百祿孔文仲制科四十人至宰相一人富弼執政九人夏
竦至范百祿又云乾道二年禮部侍郎周執羔請復制科五年汪應辰薦李
屋七年召試中書御集英殿親策入第四等賜制科出身 四朝聞見錄翰
林汪公以屋應詔召試中書六論命題一人主有必治之道二湯法三聖三

人者天地之心四律歷更相治五三家言經得失六揚雄張衡就賈六論合
格惟湯法三聖不記所出而能舉上下文數百字○元圻案唐書選舉志上
所謂制科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嘗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
興自京師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
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
伎莫不兼取其為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為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
其名最著 邵氏開見錄富公初遊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
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遂以賢良方正登第 宋高似孫唐科名記止六十
三科見緯略卷三

唐宏詞之論其傳於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

舉之策其書於史者唯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

得失也 閩按王應麟傳初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
切委棄典章制度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

著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後弟應鳳亦中是
科此即昌黎所應之詞科也李燾傳子屋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
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師張
燾欲應詔不果其友晁公遡以書勉之燾答以當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
克躬試命二子屋塾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屋可應詔故有是命此
即蕡所應之制科也人多混而莫辨 何云宏詞考文章制科求直言二舉

不同○元圻案洪興祖昌黎年譜貞元九年癸酉公年二十六博學宏詞試
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 唐書劉蕡傳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
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拔世意文宗太和二年舉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蕡對策云云是時第策官馮宿賈餗
麗嚴見蕡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毗睨不敢取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誠子孫不許出門有求

讀者別院供饌

原注見鄴侯家傳

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元圻

案韓文公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

藝文志

儒家

員俶太元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

子進書召試直宏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員

俶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

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為正

元圻案唐書李泌傳泌字長源七歲知為文元

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

臣員子李泌帝即馳召之 吳縝新唐書糾繆九案藝文志儒家云云李泌傳謂俶開元十六年而年九歲則是俶生於開元八年也既俶以八年始生何緣四年已有進書乎若以四年能進書者為是則至十六年之時俶不啻九歲矣二說必有一誤

韋應物史逸其傳沈作詰為應物傳敘其家世云

之孫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林寶姓

纂唐書韋待價乃挺之子武后時拜文昌右相豈

二人同名歟當攷

閱按晉尚清言而晉書無許珣傳唐尚詩歌而新舊唐書無韋應物傳 何云按新唐書宰相

世系表夏第十七子冲隋戶部尚書冲生挺象州刺史挺生待價相武后待價生令儀令儀生鸞鸞生應物蓋作詰誤也○元圻案唐書文藝傳敘云若章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宋姚寬西溪叢語載吳興沈作詰作韋應物補傳云應物少遊太學當開元天寶間充宿衛扈從遊幸頗任使使氣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節讀書由京兆功曹累官至蘇州刺史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為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不知其所終 唐書韋挺傳子待價高宗儀鳳三年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召還封扶陽侯補傳云仕隋封扶陽公亦不合令儀生鸞宰相世系表作鑾 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為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

韻 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上韋公以清德為唐人所重天下號曰韋蘇州當貞元時為郡於此人賴以安又能賓儒士招隱獨顧況劉長卿邱丹秦系皎然之儔類見旌引與之酬唱其賢於人遠矣 沈作喆字明遠號寓山湖州人紹興五年進士以左奉議郎為江西漕司幹官

劉闢亂於蜀 案在憲宗元年 其嫂庾氏棄絕不為親白樂天為

詩贈樊著作與陽城元稹孔戡並稱欲其著書編

為一家言而唐史於庾氏無述焉故表而出之 元

案唐書劉闢附韋臯傳闢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韋臯府臯卒闢主後務諷諸將徵旄節憲宗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使闢以兵取梓州杜黃裳薦高崇文等將神策行營兵皆西詔許自新不聽下詔奪其官爵遂下成都擒之 樂天贈樊著作詩云陽城為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筆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元稹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千家冤憤一言伸劉闢肆亂心殺人正紛紛其嫂曰庾氏棄絕不為親從史萌逆節隱心潛負恩其佐曰孔戡捨去不為實凡此士與女其道天下聞君為著作郎職廢志空存雖有良史才直筆無所申何不自著書實錄彼善人編為一家言以備史闕文

唐六典記南內龍池程泰之雍錄謂詔辭皆出李林

甫而非張九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龍池聖

德頌則夸詡符瑞雖賢者不免 元圻案唐六典七典慶宮在皇城之東南註此即今上龍

潛舊宅也初上居此第其里名協聖諱所居宅之東有舊井忽涌為小池周衰纔數尺常有雲氣或見黃龍出其中至景龍中潛復出水其沼浸廣時即連合為一未半歲而里中悉移居遂鴻洞為龍池焉蓋符命之先也 唐徐浩張文獻碑銘曰公諱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別駕終於官舍因為著姓弱冠鄉試進士應道侔伊呂科對策第二等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曲江集龍池聖德頌序曰洪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祥聖即今上下居之舊真京師爽塏之所旁無寶澤中忽濫泉中宗採識者之議歷王氣而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地理類雍錄十卷宋程大昌撰乾道淳熙間闢中已久為金地故大昌此書惟據諸書諸圖參考而成於宮殿山水都邑皆有圖說

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

為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

本於此 閩按唐藝文志有王儉弔答書儀十卷皇室書儀七卷書儀之名又始於此 集證按鄭樵通志謝元內外書儀四卷謝超書

儀二卷皆在鄭餘慶之前○元圻案唐書鄭餘慶傳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少善屬文擢進士第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

代史雜傳劉岳宇昭輔洛陽人也唐明宗時為吏部侍郎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常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具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其刪定之歐陽公歸田錄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婿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敘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所為耳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經部禮類書儀十卷宋司馬光撰凡表奏公文家私書式一卷冠儀一卷婚儀二卷喪儀六卷朱子語類稱二程橫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抵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又稱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云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兆亂其權額也我藝祖之任將以久任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學錄謂貞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易收其兵權然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

集證唐志小說類柳氏家學要錄二卷柳理撰晁氏志家學錄一卷柳理采其祖彥昭祖芳父冕家集所記累朝典章因革時政得失著此錄○元圻案宋錢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曰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

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情盡知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邊不敢犯塞

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

求於非福則是詔祭懺於無罪則是誣親其言不

行元圻案唐六典四凡國忌日兩京定大寺觀各二散齋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集於齋所京文武五品以上與清官七品以上皆集行香以

退宋姚寬西溪叢話下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燃香燻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禧中竇正固奏國忌日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即為規式國朝至今因之宋祁論國忌疏曰伏見列聖忌日沿唐之舊百官伏閣慰訖詣寺觀跪伏齋贊謂之行香仍置蔬饌臣竊思之禮尤不經云云程大昌演繁露十國朝自有景靈宮後每過國忌不復即寺觀行香而移其供設於景靈東西兩宮每大忌宰執率百僚至宮行香其法僧道皆集所忌殿廡之下僧左道右執事者執香盤中香圓子隨宰執往僧道立處人授一圓齋已收之不焚也崔蠡寧之弟密之孫唐書附見寧傳蠡開成中為戶部侍郎白罷百官忌日行香

誠齋易坎九傳云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

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程异元稹浸潤之內愚

謂稹在穆宗時异在憲宗時非文宗事也元圻案唐書宦者仇

士良傳帝問周穆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所以問者謂與周報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何自方二主哉帝曰報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穆宗憲宗之子文宗穆宗之子唐書程异傳异以憲宗元和十四年卒元稹傳長慶初禮遇益厚魏宏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其沮卻之長慶穆宗年號稹卒官於武昌節度實文宗太和時也裴度傳文宗太和四年數引疾牛僧儒李宗閔輔政共短損之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庫全書總目易類三誠齋易傳二十卷宋楊萬里撰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事以證之初名易外傳後乃改定今名

顏魯公為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概

其懷聖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

允蹈之元圻案魯公文見文苑英華八百八十卷端一之操四句頌汾陽之父敬之也其稱汾陽云推赤誠而許國蹈白刃以率先魯公亦當之無愧

公亦當之無愧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庇家無匹帛之餘

史臣閣按史臣謂劉昫舊唐書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元圻案舊唐書楊綰傳綰字公權華

陰人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詔出朝野相賀居職旬日中風而斃代宗震悼詔曰頃以任非其才毒流于政爰登清淨之輔庶諧至理之期方有憑依遽此淪謝屏予之歎震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及况歷官有素絲之節居官無匹帛之餘故飾以華袞增其法贖備依典策載貴朝經史臣曰嘗讀諸集賞善多溢美書罪多溢惡如楊綰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謚之詔則當時秉筆者無媿色矣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滴水

李氏復收其一乃方鏡背鼻有篆文五日字面徑

八寸重五十兩盛露囊千秋節戚里皆進華山記

云宏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

柏露食之又荆楚風土記以五綵結眼明囊相傳

赤松子以囊盛柏露飲之而長生皆八月中事元圻

案鏡龍記天寶時揚州進水心鏡一面李守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有小童名元冥謂鏡匠曰老人解造真龍鏡扇戶三日失二人所在爐前獲一素書鏡匠遂移爐於揚子江心以五月初五日午時鑄之大旱祠龍鏡即得雨唐劉餗隋唐嘉話源乾曜張說以八月初五日今上生之日請為千秋節百官祭皆就此日名為賽白帝羣臣上萬歲壽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絲承露囊更相遺問李肇國史補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州江心所鑄也梁宗懷荆楚歲時記按述征記云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令眼明也續齋諧記云宏農鄧紹嘗以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用此何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或以金薄為之遞相餉焉書錄解題地理類華山記一卷不知名氏荆楚風土記略唐志及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不著錄此條所引與荆楚歲時宗紀上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譙百寮于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已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譙樂休假三日故厚齋入於考史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

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寺此

迎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原注寺名與前不同貞元德宗元

和憲咸通懿宗迎佛骨者三閣按癸丑冬薄遊汧隴經過扶風縣北之法門寺買唐天祐碑始知即無

憂王寺扁尚存何本載問云今扶風縣北之法門寺即無憂王寺紀載非一手故其名互異寺有唐天祐碑可據○元圻案舊唐書六十韓愈傳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愈上疏諫云云邵博聞見後錄入憲宗元和十四年迎佛骨韓愈以諫逐十五年有陳宏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為戒懿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

元十月終義寧隋恭帝年號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

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

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唐書藝文志亦不著錄畧

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元圻案唐書文藝傳中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開

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嘗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衷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日司馬昭弒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日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為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閔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 蕭穎士進續尚書表云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唐虞其餘文景明章之後後魏宋齊已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洎夫高氏以至聖朝總一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忠臣之正議武士之權謀類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夫夏商秦魯之篇是續尚書已有成書其別著通典據李華三賢論日蕭以史書為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為列傳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次序續修以迄於今志未就而歿蓋實未成書也

楊文莊公徽之

閩按徽之字仲猷浦城人真宗時置侍讀學士官之本傳不載其謚 何云焯案東都事略云其後仁宗以徽

之先帝宮僚特贈太子太師謚日文莊此書近始重開閣丈不及見也○案錢氏大昕日文莊謚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好言唐

朝士族閱諱行錄悉能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錄

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

父祖諱主司名氏

原注起興元元年盡大中七年○德宗五年改元興元大中宣宗年號

宋敏求

續為後錄五卷

元圻案東都事略楊徽之傳徽之多識典故唐之士族人物悉能詳記尤工吟詠太宗真宗嘗和其詩仁

宗時特贈太子太師謚日文莊 春明退朝錄上載文臣謚文莊注日江陵楊公既不著其名而本質又非浦城錢辛楣先生以為文莊謚見春明退朝錄似未核也查長編四十六云真宗三年正月楊徽之卒上甚嗟悼贈兵部尚書謚文莊又與東都事略五異未知孰是

溫彥博傳我見其不逮再稭矣出說文引虞書稭三

百有六句

集證說文禾部稭復其時也从禾其聲○案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固千稭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 李

密傳敖庾之藏有時而賜

閩按今本作賜何云錫斯義切

出詩王赫斯

怒鄭箋斯音賜盡也新史尚奇類此

方樸山云鄭箋但云斯盡也釋文乃云斯

鄭音賜非箋原有此文正義日斯盡釋言文今檢爾雅釋言但有斯離也之文正義亦誤又揚子雲方言撲鋌斯盡也南楚凡物盡生日撲空物盡者日鋌鋌賜也連此撲斯皆盡也此子京所本王氏失考 集證呂氏春秋報更篇宣孟謂仇桑之餓人日斯食之吾更與汝高誘注斯盡也潘岳西征賦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張銑注賜盡也陳振孫日新史列傳用字多奇澀始類虬戶銑給體識者病之○元圻案唐書溫彥博傳彥博字大臨貞觀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帝歎日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不逮再稭矣恨不許少間以究其壽又李密傳初密既殺翟讓心稍驕民食輿浴

倉者給授無檢司倉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赦庾之藏有時而餽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

馬總通歷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畧

論原注畧論五卷起太昊訖隋假公子問答 集證唐志編年類馬總通歷十卷又雜家類虞世南帝王畧論五卷晁氏志編年類馬總纂太古

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刪取秦漢三國晉十六國宋齊梁陳元魏北齊後周隋世紀興滅粗述其君賢否取虞世南畧論分繫於末以見義焉玉海帝王畧論中與書目云正觀間太子中舍人虞世南承詔撰起太昊訖於隋凡帝王事迹皆略紀載假公子答問以考訂云

李勣為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說實直載其詞然我

朝名公秉筆亦有誤者歐陽公為范文正碑云至

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太后壽公上疏其事

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之明驗質

之歐公公曰諫而不從碑誤也東坡為張文定名方平

銘云神宗問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

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李微之閻按微之名心傳并神人舜臣之子道傳之兄見儒林傳

考國史誓詔在慶歷四年十月封冊在十二月明

年二月文定始為學士原注封冊乃宋景文撰○案錢氏大昕曰學士年表慶歷五年二月張方平以

右正言知制誥拜朱文公為張忠獻名後行狀其後語門人云

向只憑欽夫忠獻子南軒先生之字寫來事實後看光堯閻按光堯高宗尊號

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閻羅舊聞

可不審哉元圻案唐會要六十四至德十四年史官李翱奏史館以記錄為職舊例皆取行狀論議以為依據今之作行狀者非門

生即其故吏苟欲虛美於所受恩而已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若考功定論見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諡 東坡志林歐陽公撰范

文正碑載章獻太后臨朝時仁宗欲率百官朝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某先君奉詔編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存有已行之明驗先君

質之於文忠公公曰文正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 文正此疏不載集中釋文瑩續湘山野錄載其畧云屈萬乘之重行北而之禮此乃闕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也陛下果欲為大宮履長之賀於闈掖以家人承顏之禮行之可也云其事遂已則承墓碑之誤

唐配帝皆一后惟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

年升祔此失禮之始也閣按肅明皇后睿宗之元妃明皇之嫡母也縱二后並配當行於開元四年不當遲至二十一年始祔失禮之中又失禮矣王氏析猶未精○元圻案唐書睿宗昭成寶皇后傳帝為相王納為孺人即位進德妃生元宗帝崩追稱皇太后與肅明祔橋陵后以子貴故先祔睿宗室肅明以開元二十年乃得升祔長編五十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肅明德皇后於太廟先是詔有司詳定升祔之禮上議以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並配為證曰懿德皇后久從升祔不可中移明德皇后繼受崇名亦當配享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書省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請二宮並配自是始也朱子曰二后並配自本朝真宗始其初議者皆歸咎於錢惟演後既習見為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厚齋此條蓋亦有感而云

龍朔二年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左右侍極職源誤以左史為左侍極而近世制詞多踵其誤元圻案唐書百官志門下中書省皆金蠅珥貂左散騎與侍中為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為右貂謂之八貂龍朔二年口傳版書錄解題職官類職源五十卷金華王益之行甫撰亦簡牘應用之書而專以今日見行官制為主蓋中興以後於舊制多所省併故也

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史隱逸傳鴻一蓋二名與中嶽劉真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當以舊史為正愚按南齊張融曰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南史顧歡傳作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義取於此閻按歷代名畫記盧鴻書作盧鴻字顯然亦各有本張融語出南史隱逸顧歡傳通鑑考異引中岳劉真君碑云盧鴻撰無一字○元圻案唐書段成式西陽雜俎五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設食於寺大會羣僧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為文讚歎其會亦無一字通鑑唐紀元宗開元六年三月徵嵩山處士盧鴻入見拜諫議大夫鴻固辭考異曰舊傳作盧鴻一本紀新傳皆作鴻按中岳真人劉君碑云盧鴻撰今從之唐太宗徵盧鴻一授諫議大夫二詔又賜還山制皆作鴻一

攷古編以通鑑正觀十三年房元齡請解機務詔斷表為今斷來來字何本作表誤章之祖愚按晉山濤傳手詔

國學紀聞卷十四

曰便當攝職令斷章表此斷表之始非昉於唐也

閣按胡三省通鑑唐紀註今之讓官者奉表三讓不許救斷來章則閣門不復受其表即唐制之斷表也 全云亦不始於晉而始於漢見王莽傳○元

圻案漢書王莽傳加公為宰衡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太師光曰宜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 後漢書和帝紀七年鄧鴻朱徽杜崇下獄死注時南

單于安國與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令斷其表章緣此驚叛據此斷表始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

魏鶴山作黃侍郎定勝堂文集序曰唐之文人韓柳齊名而所操異心元白

方駕而所制殊行 王柳野客叢書九世稱元白而元之所為視白為甚慙

世稱韓柳而韓之所守非柳之所及僕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未嘗不同所以

異者中道而變耳元積為監察御史動皆守正及其召還次敷水驛與中使

抗略不少貶由是獲罪當是之時李絳崔羣之徒皆言其狂是其所所以與樂

唐亦有蔡京

原注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貪虐誅京始末見雲溪友

議 何云唐之蔡京嘗為僧李義山有白足禪僧之句 此

姦臣名氏之同者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

何云桓彝 魏尚書令

階之弟見 此忠臣名氏之同者若兩曾參兩毛遂則

賢否分矣 原注兩毛遂見西京雜記員半千詩用之 閣按名氏之同

樸山云更有奇者一王匡為王莽守洛陽一王匡為更始攻洛陽 集證雲

溪友議唐懿宗朝左庶子蔡京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為政苛

慘閩境怨之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敕賜自盡西京雜記昔魯有兩曾參趙

有兩毛遂南會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會參母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

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元圻

案三國志吳孫綝傳綝廢亮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

殺之註漢晉春秋曰彝魏尚書令階之弟吳錄曰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

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 晉書桓彝傳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補宣城內史

蘇峻之亂彝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

涇縣峻遣韓晃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城陷為晃所害 李商隱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詩云白足禪僧思敗道青袍御史擬休官註云時

曲海舊聞六政和間常子然謝在伯江子我同訪晁伯宇及叔用子昭德之第因觀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錄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叔用曰以此諸人聚於一時則奈何伯宇曰無害吾此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也據此則三董卓四王敦九張良則更奇矣然三董卓四王敦未必俱不肖九張良未必皆賢也惜無從考其所見

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制

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

貸楊綰既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綰薦自湖州召

還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元圻案魯公乞米帖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矣實用憂

煎通鑑唐紀代宗大歷十二年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袞奏京官俸太薄詔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又曰楊綰常袞薦湖州刺史顏真卿上即日召還以為刑部尚書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

寶箴用之元圻案運命論見文選李善注引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魏文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容齋五筆

七唐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凡六百餘言遂擢大理丞新史附其姓名於文藝謝偃傳末又不載此文但云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而已通鑑僅載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云云此外尚多規正之語既不為史所書故學者亦罕傳誦蘊古為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悔之乃有覆奏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爲坐事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箴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為削之也

李方元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杜牧所作方元

墓誌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為吏手寫簿書愚按

理道要訣云宋光祿大夫傳隆年過七十手寫籍

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請寶重蓋誤以傅

隆為沈約也閻按宋書傳隆傳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梁書沈約傳無○元圻案杜牧李方元墓誌方元字景業少有文學

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升名解褐出為池州刺史始至創造簿籍民被徭役者科品高下鱗次櫛比一在吾手至當役之其未及者吏不得弄方元常歎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為此也宋書傳隆傳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也拜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嘗手抄書籍卒年八十三通鑑晉紀高帝建元二年虞玩之表以為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傳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

令長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悔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數事內有
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徧檢新舊唐史
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內有開元
錄一書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

加詢訪何云人主勤學又事其大者遠者如此所以為淳熙集證孫可之讀開元雜報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按御覽引開元錄無雜報數事○元圻案孫可之讀雜報文見唐文粹四十九周益公奉詔錄一臣昨蒙下詢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云云臣伏料聖意以為宰相與百僚爭辨至於移時必是事體甚重故欲知其實以古為鑑臣尋閱太平御覽總目內果有開元錄一書則是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加詢訪別具奏聞

蕭邁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

出唐史云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宰相

世系表梁真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閩按俱表所云齊梁房者也集證

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蕭氏定著一房一皇舅房一齊梁房宰相凡十八皇舅房有至忠相中宗睿宗齊梁房真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昭明太子之後有嵩相元宗華相肅宗俛相穆宗俛相僖宗復相德宗寘相懿宗邁相僖宗瑀相高祖邁詩云九葉不敷至忠唐史云八葉不敷至忠與鄴○元圻案唐書蕭瑀傳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寢微而亡故餘社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冢之盛古未有也邁字德聖咸通中擢進士第僖宗入蜀次綿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閩按通鑑不取非也明王三原應召至都鄒智

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勿拜官先請見君歷陳時政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說正與姚元之同○元圻案書錄解題雜史類開元昇平源一卷唐史官吳兢撰敘姚崇十事唐書姚崇傳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論乃先說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王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關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

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願租稅外盡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
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
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章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臣皆得
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
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
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通鑑考異曰果如所言則崇進不以
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故沃豈一旦可邀似好事者為之今
不取 呂成公試館職策曰唐元宗欽遲姚崇之舊德風望起於藩維而相
之崇歷述十事邀其諾而後就位仇敵相交則有盟市道相質則有券君相
聚精會神之際而用要約焉吁何薄也即温公不取之意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元圻案新唐書藝文志史部編
年類王氏五位圖十卷王起廣
五運圖卷七 王播傳播弟起字舉之文宗上文好古鄭覃以經術進起以
敦博顯詔使廣五位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為侍講學士
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玉海一百二十九儲官門唐藝
文志有王氏五位圖十卷又有五運圖蓋編年書也中興館閣書目王氏五
位圖三卷唐開成初判太常卿事王起撰自開闢至唐以五運為序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即新本傳所謂召見金鑾殿

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
元圻案李太白集附錄唐劉全白
所撰碣記曰君名白廣漢人天寶

初元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
任委之

緋衣小兒之謠朝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以讒

裴度 元圻案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小說家朝野僉載六卷舊本題
張鷟撰然鷟歿於元宗時而書中有敬宗宣宗時事蓋原本久佚後
人掇拾成編與無名氏朝野僉載補遺併為一書故卷數門目與所傳鷟書
不合也 宋敏求長安志七晉國公裴度宅引唐實錄曰度自興元請朝觀
宰相李逢吉之徒百計隙沮有張權輿者既為嗾犬乃上疏云度名應圖讖
宅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蓋嘗有人與度作讖詞云非衣小兒坦其腹
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曾平吳元濟又帝城東西橫亘六岡符易象乾卦之
數度永樂里地偶當第五岡故權輿以為詞 餘注已詳第八卷

韓文公昶雖有金根車之譏而昶子綰袞皆

擢第袞為狀元君子之澤遠矣
全云足重亦不在科第
集證瞿祐歸田詩話昶登

長慶四年第昶生綰袞咸通四年進士袞七年進士○元圻案宋劉昌詩
蘆浦筆記六崔豹古今注金根車秦制也秦併天下開三代之輿服謂殷得
瑞山車一日金根故因作為金根之車漢因不改晉輿服志載金根車天子
親耕所乘置耒耜於軾上乃知是車蓋耕車也韓昶為集賢校理史記中有
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為銀昶文公于也
康成禮記注大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禮志曰古曰

桑根車秦曰金根車 唐王定保撰言十三韓衮咸通七年趙騭下狀元及第又曰趙騭試被衮以象天賦或為中貴語之曰侍郎既試王者被衮以象天賦更放韓衮狀元得無意乎 韓昶自為墓誌曰昌黎韓昶字有之生徐州之符離小名曰符有男五人曰緯前復州參軍次曰綰曰緄曰綺曰統舉進士 緄即衮也

孔幾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原注

見昌黎集元稹為越州復奏罷之原注見白樂天集 閣按亦見本人集狀中蓋嘗罷

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閣按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十九年復令供進

至孔幾奏罷則在元和二年只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幾再罷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稹也方合鄉邦故實○元圻案韓文公孔公墓誌曰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公為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方崧卿云華州乃輸貢之途此疏專為遞夫而言也 李肇國史補亦載其事 白居易元稹墓誌曰公為越州刺史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菜蚶蛤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輒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 元稹論罷海味狀曰淡菜等味不登於俎豆各不載於方書海物鹹腥增疾損肺俗稱補益蓋是方言每年

常役九萬餘人竊恐有乖陛下罷荔枝減常貢之至意

畢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

史附于其父構傳舊唐書構傳并不附見炕名蓋取韓文公所撰畢

垌誌然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文公謂廣平死

節而子不荷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北二十

四郡不止一顏平原也通鑑亦不書其事元圻案昌黎畢君墓

誌曰畢氏出東平國朝有為許州刺史者曰憬憬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是為景公景公生炕為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尚書生垌家破時垌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垌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卒銘曰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 顏真卿傳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元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 此條楊升菴集全襲其說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疏見唐文粹二十八請

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試制科對策

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

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

心之疾愚按登科記伉乾元肅宗三年改元乾元元年進士翰

林院故事載寶應肅宗七年改元寶應已後伉自校書郎充學

士出鄆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外諫議大夫皆

充學士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

柳伉通鑑亦作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攷之伉是時為學

士非待詔也何云唐時翰林院待詔凡山人僧道皆是非官名伉以博士在禁林

職近而親不可謂賤且疎唐史不為伉立傳故詳

著其事俾覽者知詞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何云對仲父而言之則為賤且疎矣王氏特著之以激後之為詞臣者也集證通志藝文略唐登科記二卷李奕撰翰林故事一卷唐章執誼撰丁居

梅重修承旨學士廳壁記寶應後柳伉秘書省校書郎充累加太常博士諫

議大夫依前充○元圻案唐書宦者程元振傳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

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倉皇出居陝京師陷賊於是太常博士翰林

待詔柳伉上疏曰戎以數萬眾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

力一戰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臣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

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

放歸田里裴晉公論元稹魏宏簡姦狀云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犯都城

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壅蔽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為

國除害通鑑唐紀元宗天寶十三載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

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唐書李絳傳絳

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帝謂左右曰絳言骨體真宰相也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為皇甫湜學湜不至為孫樵

謝南省主文歐陽內翰啟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袁城驛

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奏諸篇皆載於唐文粹皆謹嚴得史法

有補治道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皇甫持正集六卷唐皇甫湜撰湜睦州人持正其字也元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

其集唐志作三卷晁公武讀書志作六卷其文與李翱同出韓愈翹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又孫可之集十卷唐孫樵撰樵字可之又字隱之自稱

關東人大中九年進士歷官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樵與王霖秀才書云某嘗得文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今觀三家之文韓愈包孕羣言自然高古而提稍有奇樵則視提益有努力為奇之態其彌有意於奇是其所所以不及歟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集每

韻之內以大姓為首此林寶自序之文 鄧名世謂稍能是正

數十條而齊秦之屬亦所未暇至鉏邱茅夷指為

複姓又不勝其謬鄭樵通志氏族畧謂寶不知自姓所由

來元圻案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証卷四齊下云謹按春秋姬姓衛昭伯長子諡曰齊子齊子之孫惡始以祖諡為齊氏惡孫豹以殺孟縶為衛

所逐春秋書之曰盜裔孫明仕韓又仕東周以姓見于戰國策姓書自應劭何承天以來相承一誤如齊晉秦楚不考其由皆謂之氏於國者故姓纂唐表恥齊豹盜臣之名喜太公大賢之後鑿空附會皆以齊氏為姜姓而氏於國不日出姬姓而氏於諡後人因循說謬遂失其本不可以不辨正又卷六秦下云秦氏出自姬姓周文公廿子伯禽受封為魯侯裔孫以公族為魯大夫者食邑於秦因為氏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書築臺于秦即其地也莊公大夫曰秦子乾時之戰代君任患而身止於齊其家遂昌阜於魯國昭公時有大夫曰商曰遯又有墓父者仕孟氏為孟僖子車右以方聞諸侯漢興

高祖徙大姓實關中秦氏始自魯徙居扶風茂陵又卷十一茅夷下云元和姓纂邾大夫茅夷鴻之後見左傳謹按世無此氏而春秋時夷鴻姓茅氏謂之茅成子後世子孫何至乃以茅夷為氏考之義理極無依據凡姓纂中誤引經傳增收入姓如罕夷者數十如茅夷者又數十皆當時門生討論者淺陋說謬雜之以穿鑿臆說刊脩官未嘗考按左書因而附列今舉凡以駁之如此類者悉皆駁正 同年王穀晬曰今所傳姓纂姓氏辨證皆從永樂大典錄出不全之本鉏邱一姓兩書皆闕鄧氏於齊駁姓纂姜姓之非其文亦多闕佚於秦明出自姬姓而不辨姓纂羸姓之說意有佚文所云是正數十條者俱不可得而考証矣 姓纂卷五林般太丁之子比干之後比干為紂所滅其子堅逃難長林之山遂姓林氏通志氏族畧謂林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庶子林開之後開生英英生茂慶與林寶所云不同故鄭氏譏之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元和姓纂十八卷唐林寶撰寶濟南人官朝議郎太常博士其論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於世本風俗通其他如世本族姓記三輔決錄以及百家譜英賢傳姓源韻譜姓苑諸書不傳於今者賴其徵引亦皆班班可見鄭樵作氏族畧全祖其文蓋亦服其該博也又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十卷宋鄧名世撰而其子椿哀次之名世字元亞臨川人李心傳繫年要錄稱紹興三年十月詔撫州進士鄧名世赴行在以御史劉大中薦也四年三月上此書長於辨論大抵以左傳國語為主自風俗通以下各采其是者從之而於元和姓纂抉摘獨詳朱子語類謂名世學甚博姓氏一部考證甚詳不虛也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

原注受金事未詳 何云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安得晉時猶有子在覓米事誣 閣按文心雕龍云班固述漢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公理仲長統之字辨之究猶上文論之詳非辨其誣也 其實二句純用北史柳蚪傳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 全云班固自序不言其父之從事漢書故云遺親攘美○元圻案唐書文藝傳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工文辭與王勃齊名為著作佐郎脩國史常日史官善惡必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 晉書陳壽傳或云丁真丁儀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與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

讐貴族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讐貴族宋王韶之為

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宏廞子華並貴

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事見宋書王韶之本傳當

從文粹為王韶新史誤以韶為劭原注韶之弑君之賊也身為梟獍而秉史筆其

誰服之傳曰無瑕可以戮人 閣按晉安帝崩乃劉裕使王韶之密加酖毒故曰弑君之賊 集證浦起龍史通通釋曰困學紀聞據文粹云王劭當作王韶按舊唐書亦作王韶然觀史通於敘事篇云裴子野宋畧王劭齊志二家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曲筆篇云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雜說

中篇云隋書王劭袁充兩傳惟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詔惑累累言王劭直書犯時忌從本文作劭亦合集內評家歷詆王劭正緣不悟此旨耳○元圻案唐書劉知幾傳知幾領史事時宰相韋巨源紀處納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元病長官多意尚不一因為至忠言五不可 史通忤時篇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多喙無聞齷齪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疾權門王劭直言見讐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 南史王韶之傳韶之字休泰博涉多聞初為謝炎參軍得父偉之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晉安帝之崩宋武帝使韶之密加酖毒武帝受命復掌宋書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宏入相韶之常慮為宏所繩夙夜勤勵後為吳興太守卒 晉書孫盛傳盛字安國太原人累遷秘書監撰魏氏春秋二十卷晉陽秋三十二卷 北史王劭傳劭字君懋太原人北齊待詔文林館隋文受禪遷秘書少監 隋書王劭傳劭撰隋書十八卷 冊府元龜國史部議論類載劭知幾奏紀於蕭至忠云孫盛實錄取嫉權豪干寶直言受譏朝士又與文粹不同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每

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哉方

山云晟傳則其自表之故已明言之○元圻案唐書李晟傳晟字良器涪州臨潭人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祿為賊餌

哉晟日向在涇原士頗相畏服欲令見之奪其心爾 宋書殷孝祖傳孝祖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為矢所中死 宋狄青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亦所至克捷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貊化於惡也 全云俗比中州

謂李椅常衮之後人過夷貊謂吳氏之後○元圻案唐書宗室世系表蜀王湛六世孫椅福建按察使 唐獨孤及福州新學碑曰閩中無儒家者流成公至而俗易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又曰公諱椅皇帝之諸父宗室之才子 唐書常衮傳起為觀察使閩人未知學衮至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鈞禮觀游燕饗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 通鑑唐紀憲宗十二年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援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以死為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猶戾過於夷貊

漢黨錮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

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 元圻案後漢書黨錮傳敘曰桓靈之間主荒政

謬國命委於闈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嚴公卿裁量執政婁直之風於斯行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

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唐書李宗閔傳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于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于乃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樹黨相磨軋凡四十年摺紳之禍不能解又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孺宗閔以方正政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 唐鑑十九祖禹曰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讖而成於太學生相譽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又曰漢之黨錮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有畏義而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又曰牛李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

姦臣惟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吳張布之排韋昭盛冲李宗閔之排鄭覃殷侑亦士良之

術 元圻案唐書宦者傳仇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天子不可令間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咸玩好省遊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貨財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則必斥經術閣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三國志吳孫休傳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鄭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隱失令已不得專因妄說以拒遏之 唐書鄭覃傳覃於經術該深諄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為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為侍講學士帝嘗謂殷侑善言

經其為人鄭覃比也宗閔猥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真西山大學衍義曰忠臣之心惟欲君之務學傳說之告高宗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好學張布之沮吳主是也或見仇士良教其徒毋使人主親近儒生則以為此術自士良始而不知三國之世已有如張布者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集證唐志杜佑理道要訣十卷

玉海五十一佑自序曰隋季文博理道集注唐志法家治道十卷多主於規諫而畧於體要臣頗探政理窮究始終遂假問答方冀發明第一至第三食貨四選舉命官五禮教六封建州郡七兵刑八邊防九十古今異制議又注云權德輿以為誕章閣議錯綜古今經世立言之旨備焉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元圻案其書見一齋書目明季猶存今佚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

語見魏徵本傳

宋璟李林甫可見矣中庸之尊賢必以修身為本

元圻案漢書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宏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坐法免官召為淮陽太守十歲而卒唐書姦臣李林甫傳帝之幸蜀也給事中裴士淹以辨

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瑁為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詵之言也觀物外

篇取之

閻按孟詵見唐書隱逸列傳○元圻案唐書隱逸傳孟詵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遷春官侍郎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尹畢構以詵有古人風名所居為子平里其閒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

張文潛云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愚考方鎮之強始於僕固懷恩用賊黨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帥河北非有功之將也

全云正謂起於懷恩之有功○元圻案張文潛唐論上天寶之亂安史橫行于中原而莫之禁天子兵弱而來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故唐之患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唐書叛臣僕固懷恩傳河北平懷恩以功遷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

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効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龍
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為助嵩等卒據以為患云 李
寶臣傳寶臣善騎射范陽將張鎮高畜為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甸渠破膽頻注謂

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瑄

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讒於肅宗以

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瑄建此議可以破逆胡之

膽新唐書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著

論閣按見程俱房發揚之原注晉以琅琊立江左之業我宋以康王建

宗紀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十五載七月房瑄為文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
盧節度使永王璘為山南東路黔中江南西路節度使盛王琦為廣陵都都
督江南東路淮南道節度使豐王珙為武威郡都督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節
度使 房瑄傳賀蘭進明曰陛下頃為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入曰監國而
瑄為聖皇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乃為陛下為元子而付以朔方空虛之地

承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意諸子一得天下

身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入其語

始惡瑄 宋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舉進士試南宮第一廷試中甲科歷

官徽猷閣待制封新安縣伯事蹟具宋史文苑傳著山北小集四十卷 四

庫全書著錄 晉書元帝紀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琊恭王觀之子也

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為盟主愍帝即位加左丞相

西都不守愍帝詔攝萬機太興元年三月愍帝崩問至於是大赦改元

通鑑劉蕡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終於

柳州司戶以新史攷之當從唐鑑原注官人深嫉蕡誣以

李商隱有哭劉司戶詩○元圻案通鑑唐紀文宗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
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親策制舉人賢
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云云考官畏宦官不敢取蕡由是不得仕
於朝終於使府御史 范氏唐鑑二十云終於柳州司戶 唐書劉蕡傳蕡
對策七年後有甘露之禍令狐楚牛僧孺節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
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卒 舊唐書文苑劉
蕡傳亦云終於使府御史昭宗時羅衮上言有劉蕡遂罹遣逐身死異土語
粵西文載言蕡卒於柳州墓在城西五里與唐鑑合

顏真卿鄭畋以興復為己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真

卿權移於賀蘭進明敗見襲於李昌言功不克就

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全云王庶之見陵於曲端亦以此○元圻案唐

書鄭敗傳敗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敗舉進士黃巢陷東都帝出梁洋敗上謁斜谷帝勞遣之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敗曰臣當以死報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遠近咸聳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徵敗天子幾殆又曰敗以鄜夏兵屯東渭橋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麾下求為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敗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戰兵愛人為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為留後贊曰敗鐸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為天下倡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而為孽豎亂宦所乘功業無所成就願真鄉注見第十二卷

常袞與禮官議禮為君斬袞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

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

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元宗以來始變天子

喪為一十七日原注世多以一為喪漢文帝而不知二十七日之制自元宗始也○元圻案此條錄唐書崔祐甫傳文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

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

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

己八年為乾化四年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

案此條全錄劉克莊語○原注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孫奕 閣按王氏晚歲自撰誌銘有其仕其止如偓如圖聞者咸以為實錄偓即韓偓圖則卷二十之司空表聖印爾求云 慶歷當作景祐蓋麗籍為漕時奏上偓詩始得官其裔孫也 全云歐陽公常太息於唐無節義之臣以為白馬清流之禍使然然子收拾遺文亦尚可得十餘人可備一卷司空圖韓偓孫邵羅隱王居巖朱葆光顏蕙李濤梁震黃岳張鴻梁吳其人也然則當時恐不止於此又云尚有許儒見荆公集 集證夢溪筆談唐韓偓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奕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歷中予過南安見奕出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奕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用仕參軍終於殿中丞○元圻案劉克莊跋韓致光帖云馮道相數姓不以國破君辱為戚而以官穹年高為樂楊凝式諫父之語壯矣既而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於太子少師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流落久矣而乃心唐室始終不衰其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云云賢於楊風子輩遠矣宋景文修唐史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

為香奩集所累耶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足以勸忠臣之後矣唐書韓
偓傳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王溥薦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
嘗與崔允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日知錄十三陶淵明以宋元
嘉四年卒而顏延之作誄直云有晉處士真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
其末云齊開府參軍長兼行九門張公禮撰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
官韓偓傳見唐書一百八卷非不收也劉克莊蓋謂其不列卓行耳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為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逆順

之理良心不可泯也元圻案通鑑唐紀代宗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子瑒為焦暉白玉所殺僕固懷恩聞之入告

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童懷恩遂得免
唐書逆臣朱泚傳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渾瑊兵漢谷引數十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踰榻前瑊引却日月尾追遇伏鬪射日月殺之泚悵悵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晚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

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光弼語見唐書本傳古者治軍

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

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沒蓋以

禮與軍旅為二物也元圻案唐書李光弼傳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謬故深忌光弼而程元振尤疾之二

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瑱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怒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贊曰光弼懷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為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為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

魏為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

房魏者乎何云按第十三卷所載長賢非有溢美況僅附見魏收之後即又云紀聞所採非一人之論全云彥謙不過賢其先見

耳○元圻案唐會要六十三史館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唐鑑六帝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朕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元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定為高祖今上實錄上之范淳夫曰後世人君得以觀史云云房彥謙字孝冲元齡之父傳見隋書列傳三十一魏長賢徵之父收之族叔也傳見北史列傳四十四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

俗易

原注成公李椅也在大歷八年

家有洙泗戶有鄒魯

原注常袞建中初為閩人設鄉校李

椅在其前 閩按唐宗室世系表蜀王湛五世孫為福建觀察使椅○元圻案世系表椅乃湛之六世孫 獨孤及傳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以道舉高第歷司封郎中徙常州 著毘陵集二十卷福州新學碑見文苑英華八百四十七

王福時為博士執許敬宗之謚不改無忝河汾之學

矣

元圻案唐書許敬宗傳博士袁思古議謚曰繆其孫彥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而孝以日食萬錢論繆醜况敬宗忠孝

兩棄飲金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更謚曰恭 袁思古議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事絕於家庭納采問名惟聞於黷貨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為繆王福時覆議曰福時忝當官守匪躬之故若順風阿意肯直從曲更是甲令虛設將謂禮院無人請依思古議為定

許敬宗謚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謚榮靈而更曰恭二

事相類

集證宋史張洞傳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議謚為榮靈其孫訴生不能正法死猶當正名竟從朴等議夢溪筆談補故相陳岐公有司謚榮

靈太常議之以榮靈為甚請謚恭以恭易榮靈雖差美乃是用唐許敬宗事

適足以為累耳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謚曰忠是獎弒君之賊

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為忠也漢大綱正見

於戮丁公唐無三綱見於贈張衡

閩按贈張衡乃高祖於義寧中事太宗貞觀二

年以裴虔通弒煬帝猶削爵流離州父子刑賞判若天淵故曰唐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 全云裴虔通正以流削處之尚未蔽辜○元圻案隋書張衡傳煬帝欲大汾陽宮衡進諫帝意甚不平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衡妾言衡怨望謗訕朝政竟賜盡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義寧中以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 唐書封倫傳倫字德彝以字顯隋內史舍人字文化及亂持帝出宮使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 高祖紀武德三年封德彝兼中書令

朝野雜記

全云李心傳作○甲集十七本朝視漢唐戶多丁少之變

曰西漢戶口至盛之時

率以十戶為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

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戶口至盛之

時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

原注

其說本程沙隨○元圻案雜記又曰自本朝元豐至紹興戶口率以十戶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二口則無是理蓋詭名子戶漏口者衆也 書錄解題雜史類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乙集共四十卷李心傳撰上自帝系帝德朝政國典下及見聞瑣碎皆錄之蓋南渡以後野史之最詳者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朱子書晉

處士於晉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勸深矣

元圻

案五代史唐六臣傳敘曰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廷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六臣張文蔚楊涉張策趙光逢薛貽矩蘇循也 綱目宋文帝元嘉四年冬晉徵士陶潛卒考異云提要作處士

五代史周本紀論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

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

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何云八條閣得抄本補完考之南雍元板乃自田字以下脫一葉

攷

之五代會要租稅類世宗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奏

因製素為圖賜諸道崔頌傳云世宗讀唐元稹均

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

元稹圖誤也稹集有同州奏均田續通歷云唐同

州刺史元稹奏均租賦帝覽文集而善之寫其辭

為圖以賜元圻案續通歷以下廿九字闕本作小註今從何本 通鑑

史 後周紀世宗顯德五年帝欲均田相以元稹均田圖徧賜諸道計時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元稹均田奏曰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仿為穩審並不遣官擅到村鄉畧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充額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政書類五代會要三十卷宋王溥撰五代干戈徵擾百度凌夷故府遺規多未暇修舉然五十年間法制典章尚畧具於累朝實錄溥因檢尋舊史條分件繫類輯成編建隆二年與唐會要並進詔藏史館又曰租稅類中載周世宗讀長慶集見元微之所上均田表因令製素成圖頒賜諸道而歐史乃云周世宗見元微之均田圖是直以圖為元微之作微溥是編亦無由訂歐史之謬也 晁氏讀書志編年類續通歷十卷荆南孫光憲撰輯唐洎五代事以續馬總通歷參以黃巢李茂貞

劉守光阿保機吳唐閩廣胡越兩蜀事迹太祖朝詔毀其書以其所紀多非實也

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譏其失司

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

乎立言之難也元圻案五代史司天考第二敘曰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

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 司馬公迂書曰自孟荀氏以下皆曰由王道而王由霸道而霸道

豈有二哉得之有淺深成功有小大耳 胡氏讀史管見二十九夫天人無二道心迹不可判此孔孟之學也於同天考而見歐陽氏之分天於人於論

為人後而見歐陽氏之別心於迹使其概乎有聞則其論不至若是慎而使天下之為父子者不定也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按紙錢始

於開元二十六年王瓌為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

類巫覡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

上陵之禮蔡邕議以為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舊唐

書元宗本紀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為常式

寒食野祭蓋起於此朱文公語錄謂漢祭河用寓龍

寓馬以木為之已是紙錢之漸唐禮書范傳正謂唯

顏魯公張司業全云名參家祭不用紙錢本朝錢鄧州閩按

鄧州乃錢若水不燒楮鏹呂南公為文頌之全云漢祭五時及山川皆有寓龍寓馬其後遂

以代駒○元圻案五代史晉家人傳論曰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

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 通鑑唐紀元宗開元二十五年太常博士王瓌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親迎春於東

郊時上頗好祀神鬼故瓌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為侍御史領祠祭使瓌祈禱或焚紙錢類玉覲習禮者羞之 此云二十六年六當作五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注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

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枕被其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諸侯王郡國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

易欲先帝魂魄聞之也又禮樂志劉昭補注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從見其儀愾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

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卽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明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與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豈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漢書郊祀志下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廼令祠官進時續牢具色食所勝曰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曰木寓馬代史記封禪書秦時駒四匹木寓龍樂車一駒木寓車一駒各如其帝色據此則禹龍馬寶傲於秦也唐書范傳正傳字西老鄧州順陽人舉進士宏辭皆高第官光祿卿張參著五經文字三卷自序題大歷十一年六月結銜稱司業蓋代宗時人呂南公字次儒南城人宋史入文苑傳著灌園集二十卷四庫全書著錄其錢鄧公不燒楮錢頌宋文鑑取之邵伯溫問見前錄曰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則曰明器之義也脫有一非豈孝子之心乎朱葉大慶愛日齋叢抄事林廣記考論萬錢之始云今楮錢也唐書王璠傳曰元宗時璠爲祠祭使以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萬錢爲鬼事至是璠乃用之則是喪祭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萬錢則自王璠始耳法苑珠林云紙錢起於殷長史則非創於璠矣呂南公有錢鄧公不燒楮錢頌云古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爲多則假之以請禳祈禱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不支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大抵深惡夫萬錢以徼福者也予觀洪慶善杜詩辨證載文宗備問云南齊廢帝東昏侯好鬼神之術翦紙爲錢以代東帛至唐盛行其事云有益幽冥又牛僧孺云楮錢唐初翦紙爲之此足以補

事林廣記之未及宋徐度却掃編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經惟杜正獻公家用其遠祖叔廉書儀四時之享以分至日不設倚卓唯用平面席褥不焚紙幣以子弟執事不雜以婢僕先事致齋之類頗爲近古

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暉令僚佐杜嗣先做應科

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爲訓注暉太宗子故用梁

王兔園名其書馮道兔園冊謂此也閩按宋史藝文志亦云杜嗣先晁公

武以爲虞世南何也全云世南兔園冊子卽今北堂書抄也集證晁氏讀書志兔園冊十卷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爲四十八門皆偶麗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塾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兔園冊之謂○元圻案文選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注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築兔園也案今西京雜記無此語五代史劉岳傳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兔園冊耳兔園冊者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諂道

天子之廢置出於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之而反爾之報在其後人

全云明宗之報亦烈矣從榮從益從厚皆以不良死并從珂亦不得

全嗚呼是殺繼岌之續也○元圻案五代史唐紀明宗世本夷狄太祖養以爲子賜名嗣源趙在禮反於魏大臣請遣嗣源討賊嗣源至魏兵變嗣源入于魏與在禮合以其兵南莊宗崩入洛陽即位長興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愍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封宋王從榮誅死明宗病甚召王于鄴而明宗崩即位子樞前廢帝本姓王氏明宗養以爲子名曰從珂封潞王愍帝即位潞王益自疑遂據城反愍帝出居于衛州以太后令降爲鄆王潞王即位弒鄆王清泰三年十一月契丹立晉閏月帝崩注曰帝自焚死唐家人傳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封魏王明宗兵反入京師李從襲勸繼岌馳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篋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繼岌益死案明宗四子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榮誅死從厚即愍帝爲廢帝從珂所弒從益爲漢高祖所殺從璟爲元行欽所殺

後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奏罷告身綾軸錢本

朝復納綾紙錢淳熙元年始免元圻案通鑑後唐紀明宗天成元年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來貧者但受勅牒多不取告身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勅文班丞郎給諫武班大將軍以上官賜告身其後執政議以爲朱膠綾軸厥費無多朝廷受以官祿何惜小費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錢皆賜告身據此劉岳但請給告身而執政議罷納錢耳五代史劉岳傳岳建言以爲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

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亦不載奏罷綾軸錢厚齋之說當別有所據

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爲驗元圻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上按

銅虎竹使符始於文帝本於周官所謂鎮圭以召守牙璋以起軍旅者至唐易其制爲銅魚大事則兼敕書謂都督刺史改替追喚及軍發後更添兵馬之類至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建隆初白重贊在鎮有偽造制書者乃知古以符契與璽書並行其慮慮遠矣是時去顯德廢銅符纔一歲其弊立見惜無以是爲言者其後宋景文公始請復其制曰今詔書單下恐細人摹寫無以察知願復符節與詔書雙下合而後遣康定初乃鑄造銅兵符云

歐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謂

范質欠世何云世字已上明刻脫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爲臣者之

訓閻按王蠋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之言直至宋代而明一明於太宗責范質以死一明於程伊川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而後爲人臣爲人婦者之防始嚴故宋大有功於綱常余聞諸前輩先生云○元圻案通鑑後周紀太祖顯德元年四月馮道卒臣光曰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與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東都事略范質傳質字文素大名宗城

人也周廣順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世宗累加司徒太祖即位仍以為相太宗嘗言近世輔弼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無與質比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耳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與晉之興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興晉即所以亡晉也

全云論本張魏公○元圻案五代史呂琦傳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為助不如先事制之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帝以問薛文遇文遇大以為非因誦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諷琦等帝怒急召琦等曰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捍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其議遂寢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為助遂以亡唐桑維翰傳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因使維翰求援於契丹邪律德光許諾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通鑑後晉紀高祖天福元年石敬瑭令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五代史景延廣傳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契丹果怒數以責晉晉出帝本紀開運三年契丹滅晉

朱溫之兄全昱楊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

家者如此况天下千萬人之心乎

閻按凝式亦歷事梁唐風子也全云凝式雖歷仕然嘗稱疾不豫事或尚不欲盡負初心乎○元圻案朱全昱事注已見前通鑑後梁紀太祖開平元年三月唐昭宣帝禪位於梁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考異曰陶岳五代史補曰凝式恐事泄即日佯狂時謂之風子五代史唐六臣傳楊涉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宋袁文夔牘閒評曰凝式能出此言亦可謂賢矣五代史畧不之及何哉五代史又謂凝式歷事五代以心疾致仕亦非也彼殆託此以全身遠害而已使果有心疾其能為此言乎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

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何在珽

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邱下黃為北齊所廢今

在陳畱案珽李珽之兄也事見五代史李珽傳今在原文俱作在今按五代通錄李珽曰

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畱有外黃小黃縣

原注五代史記改小黃為下黃誤也當從通錄○元圻案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五代通錄六十五卷宰相昭文館大學士大名范質文素撰亦以實錄繁冗節畧而成此書漢書地理志上陳留郡小黃外黃注都尉治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加外臣瓚曰縣有黃溝故氏之也師古曰左氏傳惠公敗未師于黃杜預以為外黃縣東有黃城即此地也後漢書光武紀二年幸內黃注縣名屬魏郡今相州縣又郡國志三兗州陳留郡小黃注漢舊儀曰高祖母起兵時死縣北為作陵廟于小黃

男忠錫孫 孝瀚 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千萬人之...

